

年

卷

期

1

3

第

第

572



空  
濤  
閣

期三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

# 武漢日報

報大一唯中華

具有十大特色

公正社評 學者專論  
 各種副刊 翔實電訊  
 名家小說 正確商情  
 精美畫報 編排新穎  
 印刷清晰 寄遞敏捷

社址 漢口江漢路四八六號  
 有線電報掛號 七八二五號  
 無線電報掛號 一七八二五號

電話

社長室 二四七四八號  
 經理部 二一一一五號  
 編輯部 二一一一五號  
 會計處 二二一三三號  
 發行課 二二一三三號  
 廣告課 二二一三三號

## 真光照相館



專攝上等美術照片，定價克己。  
 兼代客沖印放大各種軟片。  
 時間迅速，出品精究。

地址：江漢路中市二一七號  
 電話：第二三〇一一號

# 奔 濤

第

一

卷

第

三

期



# 奔濤半月刊一卷二期目錄

- |      |                           |
|------|---------------------------|
| 論    | 中國戲劇運動上了軌道嗎……………白雲(二七—三三) |
| 文    | 論冰心的小詩……………宋琴心(三四—三五)     |
| 論    | 某城之一日……………阮成璋(三六—三七)      |
| 小    | 空防……………張公甫(三八—三九)         |
| 說    | 沉落(續完)……………方家達(四〇—四二)     |
|      | 除夕……………張洛蒂(四三—四四)         |
| 散    | 無名英雄……………亞明(四五—四七)        |
| 隨    | 悔……………空堂(四八—五〇)           |
| 筆    | 飯館裏……………俞銘傳(五一—五三)        |
| 劇    | 孩子的夢……………張菱玲(五四—五五)       |
| 詩    | 汽力廠的巡禮……………番草(五六—)        |
|      | 木馬……………戴望舒(五七—)           |
| 歌    | 古城二章……………吳奔星(五八—)         |
| 短評   | 談談魯迅……………方潤泉(五九—七〇)       |
| 編輯後記 | ……………編者(七一—)              |



## 中國戲劇運動上了軌道嗎

白雲

(一)

新興的戲劇運動在中國，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就最近幾年的情形來說，劇本產量增多，各地劇團增多，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戲劇運動已經到了相當興盛的階段。然而，實際情形究竟怎麼樣？與我們表面所看到的，也許正相反。

我們可以提出幾方面來看：

### A. 劇本

創作劇本數量的少得驚人，這是誰都知道的情形。除了丁西林，熊佛西，田漢，他們幾位前期的作品以外，最近幾年來比較重要的創作家和他的作品，我們可以大體來分析一下。

(一)田漢——這是過去曾出版過五部戲劇集的多產作家。他的極重的感傷氣氛，曾經獲得許多青年觀衆的愛好的。這兩年內他寫了兩部比較重要的戲，一部是「洪水」，一部是「復活」。前者是創作，後者是改編「托爾斯泰」的小說。這兩部戲在技術上說，不算是成熟的作品，就影響上說，並不爲一般觀衆所樂意接受。比方「洪水」吧，除了舞台上一片忙亂以外，剩下的就是一幅一幅感傷的，美麗的圖畫。洪水的成因，洪水的影響，災區的慘狀，……這些，作者都忘了告訴觀衆，所以觀衆能得到的只是些感傷的，羅曼諦克的刺激而已。

田漢是當時貧弱得可憐的劇壇的時勢所造成的英雄。當時國內的創作劇本，少得可憐，也幼稚得可憐；田漢以他那加速度出產劇本的姿態出現，自然會轟動一時。「物以稀爲貴」，加之當時的創作劇本又都不成東西，田漢之成名，完全是時勢所造成。現在，國內的創作劇本多少增加了些，並且水準也提高了不少；所以田漢也就隨着時勢沒落了。那怕他仍舊用感傷的調子來誘惑觀衆，那怕他拚命地在劇本中加上「國難」「反帝」的色彩；然而，時勢變遷了，觀衆逐漸長進了，田漢也就隨着他的「南國」，成爲歷史上的人物了。

(二) 洪深——和田漢一樣，洪深在中國劇壇上是有過相當的勞績的。他和田漢的作風正相反；田漢的浪漫氣息很重，他卻很嚴謹。他的作品都是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的。初期的代表作品是「趙園王」，中期的代表作品是「五奎橋」。這些作品在中國也都可以算是水平線上的作品。近年來，爲了時勢的變遷，他的作風轉變到所謂「國防」方面去了。最近的作品大約可以用「走私」，「漢宮秋」……等爲代表作。這些都是極露骨的所謂「國防劇本」。一個作家的思想與作品更與時代接近，這當然是極好的現象，可是洪深自從表現了積極的態度以後，他的作品的技巧都沒有進步。就拿「走私」這些劇本來說吧，在技術上離水準太遠，在內容方面除了叫聲聲淺薄的口號，暫時刺激一下觀衆以外，也空空洞洞一無有。並且所謂「國防劇本」也成了一種「程式化」的東西，反正離不開「××人」，「漢奸」，「九一八」和「一二八」。這連宣傳的力量都不够；若就戲劇藝術的立場來說，我們不能承認這是一個作家的退化，這是中國劇壇的不幸。

(三) 章派，尤兢；等——他們是和洪深一條戰線的「國防劇本」的作者。「國防戲劇」是近來劇壇上最時髦的口號，關於「國防戲劇」的理論，我不願多加討論。我們僅就劇本來說，所謂「國防劇本」大體都是一種「程式化」的東西。他們並沒有把所謂「國防」通過藝術的領域，僅僅是借用一套不十分健全的形式，作爲共同的「程式」，隨時想好了材料，就往這個「程式」裡面一擺；於是「國防戲劇」就出來了。這樣的戲，也許在舞台上會給觀衆一個極短時間的刺激，興奮；可是當幕閉了以後，觀衆會馬上就有說有笑地談旁的事去了，剛才舞台上的「屠殺」，「肉搏」，「漢奸」，他們只當做是「戲」，只當是像「梅龍鎮」，「錦箋閣瑞生」一樣的戲。

對於「國防戲劇」的理論，我們暫時不去研究它，可是「戲劇是一種藝術」的根本原則，我們是不能忽略的。所以和前面說的一樣：「國防戲劇」站在宣傳的立場，我們無話可說；若就戲劇藝術的立場，我們不能不承認目下的「國防戲劇」，在藝術上是毫無價值可言的。

(四) 夏衍——這是「賽金花」和「秋瑾」的作者。因爲賽金花前一陣子很受人重視，所以「賽金花」的作者夏衍，也就有人注意了。

在這兒不是替作者作評傳，所以只能簡單地就他的作品說說。

「賽金花」和「秋瑾」都是用歷史劇的手法寫的，自然應當算做歷史劇。可是作者沒有正確地把握住時代，沒有正

確地認清歷史，所以寫出的劇本，時代背景既模糊，所引用的歷史材料也不够正確，僅僅像舊戲的「聶隱娘」和「太真外傳」一樣，只是以一個女人做爲劇的中心；不過添上了些對於滿清官吏的過度地諷刺而已。若說「賽金花」是爲賽金花而作的，那倒不妨；說是歷史劇，我們不敢贊同。「秋蓮」在寫作的技巧上不及「賽金花」，缺點却相同。

(五)曹禺——這是一位年紀不滿二十的青年作家。假使我們認爲近幾年來，中國劇作界有幾分成績的話，那我們不能不歸功於這位「雷雨」和「日出」的作者了。「雷雨」和「日出」的確是中國劇作界近幾年來唯一的成功作品。兩部戲中都沒有時髦的口號，可是也都不是逃避現實的作品。就技巧而言，這兩部戲是超出了國內一般創作的水準的。並且最值得推崇的，不是作品的成熟，而是作者誠懇認真絲毫不苟的態度。就拿「日出」的第三幕來說，那麼生動親切的描寫，不是身歷其境，觀察得深刻仔細，是絕對辦不到的。作者自己也說過，爲了「日出」的第三幕，他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遭受過極大的犧牲。這種嚴肅認真的態度，不值得我們敬佩嗎？

根據上面提出的幾位作者和他們的作品，我們知道中國劇作界的確是太可憐了。幾年內雖然在量的方面有了相當的增長，雖然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兩部水準以上的作品，可是僅僅這樣是不能叫我們滿意的。中國劇作界的貧弱，不是一個曹禺可以挽救得了的。僅僅一兩部「日出」和「雷雨」是不能叫我們引以爲榮的。

劇本是戲劇藝術範圍以內的一個重要部份，我們要想戲劇運動上軌道，是需要有多量的水準以上的劇本產生的，是需要有多數的健全的劇作家出現的。

劇本方面的情形是如此。我們現在應該推究一下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

中國出版界一向是不景氣的。想靠着著書生活，非常困難。尤其是戲劇方面的書籍，因爲戲劇在中國還非常不普遍，不受人重視；比方一個劇本出版，購買的人只是些幹戲劇的，或者很少數的愛好戲劇的；靠這些人來購買，數目當然少得可憐。一個劇作家費了很多時日寫出一個戲，賣給雜誌上發表，最多不過百十來塊錢。賣給書店裡，抽得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的版稅也就了不起了，何況銷售的情形，又是那麼可憐；所以劇作家靠抽版稅生活，是絕不可能的。

外國的劇作家能過着非常豐裕的生活的，依靠的就是排演稅。無論那個戲院或者劇團要排演他的戲，一定得抽給他百分之幾的排演稅。所以一個劇本若是上演的次數多一點，劇作家就可以安坐在家裡一趟趟地收入排演稅。熊式一的「王寶川」在外國現在已經上演到八百多次了，所以他發了財，所以也就不十分願意在中國幹了。「曹禺」的「雷雨」

國內外上演的次數也不算少了，僅中國旅行劇團就上演過好幾十次；可是他沒有拿過一個銅板的排演稅。

我們試想，一個劇作家既不能靠出版稅生活，又收不到一個銅板的排演稅，他能把寫劇當着職業嗎？既不能把寫劇當作職業，當然也就不能出產多的作品，並且爲了生活環境的限制，也就不易寫出較好的戲來了。

所以沒有職業戲劇家，是劇本出產貧弱的一個主要原因。劇本出產既這麼貧弱，也就是戲劇運動的主要部份不健全；因此也就影響到了中國戲劇運動的發展。

#### B. 劇場

除了劇本，劇場也是戲劇藝術範圍以內的主要部份之一；因爲沒有劇場，戲就無法演出，不能演出的就不是戲。

提到劇場，中國更可憐。從話劇開始輸入，一直到現在，中國還沒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正式的話劇劇場。每逢有劇團公演了；就得借電影院或者舊戲園子。劇場既不是專爲話劇建築的，當然各方面都不能適用。

新近落成的南京「國民大會堂」，原來是預備稱爲「國立戲劇音樂院」的，可是後來爲了「國民大會」比演戲重要，所以索性把招牌換成了「國民大會堂」。「顯名意思」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所「堂」不是爲了話劇建築的。

這座禮堂花了好幾十萬的建築費，富麗堂皇是不可否認的。可是用來演戲吧，缺點可相當的多。僅就發音方面說，要想三千觀衆都能聽到台上演員的聲音，恐怕很成問題。幸而梅蘭芳博士去試過音，認爲滿意，不然連京戲都無法演唱。

國立的劇院，情形如此。

省立的，有山東省立劇院，建築得如何，我沒看見，不敢說。可是現在那裡已經被王泊生的新歌劇所佔有了，話劇當然無從染指。湖北方面，漢口市立劇院曾經計劃了一陣子，現在已經不聽見說了。武昌方面關了很久的劇院，據說快完工了；可是又據說是依照舊戲舞台建築的。這麼一來，舉行集團結婚和唱唱舊戲，自然是好的；演話劇怕又成問題。

官方的劇院，據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些。私人方面的劇院還一個都沒有。

沒有劇場不能演戲，沒有適用的劇場不能演出像樣的戲來，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不演戲，戲劇運動自然不能上軌道，演戲的次數少，或者演出的成績不好，也足以影響戲劇運動的發展的。

劇場方面的情形如此。

## C. 劇團

無論那一行，要想它有發展，就得「職業化」。因為能以此為職業，才有人肯花了全部的光陰和全部的精神去研究，去實踐。倘若不當做職業，那麼只能在公餘或者學餘之暇，隨便幹幹。戲劇也如此，僅靠票友們一年玩一兩次票，怎麼也不能普遍，發展的。要想戲劇運動上軌道，有成績，有發展，一定要讓幹戲劇的職業化。

可是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正式的職業劇團，也沒有一個正式的職業工作者。中國旅行劇團是打的職業劇團的旗幟，可是實際上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職業團體，無論就組織方面或者經營方面都只能算做半職業的團體。比方中旅的演員，他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職業演員，他們不能靠着替中旅服務養家活口，甚至於有時連養活自己都成問題。因為他們團體既沒有固定的資本和收入，他們也沒有一種合法的固定的待遇。

中國既沒有正式的職業團體，戲劇運動就靠一些業餘的票友們來推動。可是「愛美的」劇團，在人事方面和物質方面，又都無法持久。演一次戲在人事方面和物質方面會發生很多的問題。沒有基本演員，需要臨時湊集，沒有固定的經費，需要臨時籌募。沒有劇場，需要臨時出重價向人家租借。沒有基本的觀眾，需要臨時崇感情推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把一場戲弄畢了；接着就是搵塞債務，彌補虧空。像這樣幹戲劇運動，自己弄得焦頭爛額，對於劇運却沒有絲毫利益，有時甚至於因為演出失敗，反而有碍劇運的發展。所以靠「愛美的」劇團來推行劇運，絕對不是辦法的。

中國沒有職業劇團的原因，大約有下列兩種：

(一)沒有錢，這是不能組織職業劇團的原因之一。幹戲劇運動的人多半是窮小子，維持自己的生活，已經够困難的了，要他一手拿出幾千塊錢來辦一個職業團體，簡直就近乎開玩笑。自己既靠不住，只有靠有錢的人們投資了。可是有錢的人們，始終還沒有注意到話劇上來。況且辦職業劇團兒多吉少，有弊無利的事，這不是有錢的人願意幹的。投資辦職業劇團，倒不如投資到舊戲院裡，請梅博士唱上半個月，就有幾千上萬的好賺。就是說起一點子時髦，投資到影片公司，出一兩部偵探肉感片子或者來一兩部甚麼「花」，甚麼「寺」，也比辦職業劇團可靠。

別的人不肯出錢，自己又出不起錢，可是辦團體又非錢不可；這是職業劇團組織不成的一個原因。

(二)先下本錢既辦不到，第二個方法就是靠觀眾了。花一點點揀齊起來的本錢，能獲得大批的觀眾，職業劇團也可以維持了。

然而不幸得很，中國的觀眾們不肯幫忙，凡是話劇公演，觀眾寥寥無幾的。

觀眾的不幫忙，也是有原因的，我們可以把中國的觀眾分析一下：

A. 思想不夠新的有錢的觀眾們，比方銀行的經理們，百貨公司的大老闆們，或者甚麼「長」，甚麼主任，甚麼太太們，他們是舊戲的忠實信徒。花十塊錢看梅蘭芳，花八塊錢看余叔岩，這是他們心甘情願的。不是覺得話劇平乏無味，就是覺得低級無聊。花三毛錢看一次話劇他不幹，寧可坐在家裡聽收音機播送的「霸王別姬」。說得好一點，他們不懂話劇。說得壞一點，他們瞧不起話劇。這是一種不幫忙話劇的人們。

B. 思想過新的有錢的觀眾們，比方教授們，大學生們，或者甚麼「長」，甚麼「主任」，甚麼少爺，小姐們，他們是美國影片的忠實信徒。他們願意花一塊兩塊去看「考爾白」的「紅粉金戈」，「考爾門」的「情聖」，或者「勞萊」「哈台」的「玩意世界」；要他們花三毛錢看一次話劇他們不幹，寧可坐在沙發上唸唸電影說明書或者翻翻電影畫報。說得好一點，他們不懂話劇。說得壞一點，他們瞧不起話劇。這是一種不幫忙話劇的人們。

C. 另外一種既花不起十塊錢看梅蘭芳，又看不慣電影的觀眾們，比方商店的先生們，老太太們，他們願意打打牌，談談天，費些心思去看戲，有點不大痛快。就是要看戲，最好是看文明戲，又便宜，又容易懂，笑料又多。要他們花錢看「復活」，看「茶花女」，他們才不願幹；寧可坐在家裡來個八圈十六圈的。這也是一種不幫忙話劇的人們。

有了上面這三種人們，於是「梅蘭芳」場場客滿，大電影院場場客滿，文明劇場場場客滿；話劇的觀眾就只剩下一些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窮文人和窮學生了。

投資的人既沒有，觀眾又不幫忙，職業劇團怎麼辦得成功呢？職業劇團既沒有，「愛美的」劇團又沒有力量維持，當然影響到戲劇運動的發展。

戲劇方面的情形如此。

### (三)

戲劇運動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可是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正式的劇場，沒有一個正式的職業劇場，沒有一個職業的編劇者，沒有一個職業的導演者，沒有一個職業的裝飾者，沒有一個職業的演員，沒有一個靠戲劇生活的人。戲劇運動是否上了軌道，就不待我多加說明了。

至於怎麼讓戲劇運動上軌道，這個問題不屬於本文範圍，暫時不談了。



## 無名英雄

亞明

——紀念我的一位朋友耿昂——

無名 一般筆墨，多半爲大人先生寫功德，寫的酣暢淋漓；這還可以說有功德不彰，將何以法後世？還有許多逢迎阿諛，替大人先生寫起居注，甚至閭中韻事等，這就未免無聊而浪費了。社會上無論什麼一件轟轟烈烈的殊勳績績之造成，全不知犧牲了幾多可歌可泣的無名英雄之熱血與頭顱，這些壯烈犧牲的戰士，往往被埋沒了，不爲一般人所知，比方大家祇知道花好看，果好吃，那裏會想到栽種灌溉者流出血汗的辛苦，這是世間何等不平的事呢？我的朋友，就是其中的一個。

英 他已是爲着黨，爲着國家民族而犧牲死去多年了，但是；我常常不能忘懷他，在清晨，在月夜，尤其是在朔風凜冽大雪紛飛的冬季，和春寒料峭的現在。一想起他，我感着非常的慚愧！但同時，亦增加無限的勇氣。

雄 這位朋友，我是這樣認識他的；我在民國八年到了北平，進了一個國立的專門學校讀書，後來改成大學，當時同學們約有七八百人。這個時期，北平一般學生在學問上踏實用工夫的不很多，我們這個學校也是這樣，甚而有老湘老淮之名（註），所以雖然在每天早晨八點鐘要上課，而在七點鐘以前起床的同學却很少。先半年我是新生，爲着面子和希望得到本省官費的問題，算是比較用功，每天多半六點鐘以前起來，可是有一天偶然五點不到就起來了，自以爲起得很早親自到廚房去打水，一進。去遇着這位朋友耿昂了，彼此雖然不同教室，但姓名面孔是很熟的，不過還沒有談過話。這時彼此不自的笑容相對，好像有點相慕的樣子，我們的談話就從此開始了。

「耿先生！你今天怎麼這樣早？」我問他。

「沒有甚麼，我天天這樣的，我睡得很早。」他這樣說。

「你每天起來看些甚麼書呢？以後希望你一起來就到我宿舍叫我一聲！」我再問他。

「讀讀國文，英文，練習八段錦，有時到操場走走，行深呼吸。你願意早起，我一定來叫你。不過要是你決心早起

的話，到那時你一定會醒的。你的號叫亞明吧？」他這樣回答我。

「是的，謝謝您！」我說着大家走開了。

從此我便接連起了幾天早，相約到操場，談這樣，談那樣；彼此很相得。後來有幾天，他不來約我，也不見到操場，祇遠遠地望見他室內有動作的影子，一會兒低微的讀書聲音，從他室內發出來。我知道他一定嫌我太麻煩了，便不覺心裏有些討厭他，但是以後他見着我的時候，總是那樣和藹親熱，簡直不覺得我已對他有點不自然的樣子；因此，我這些微厭他的心理便又無形消失了。不過以後我要去看他的時候，總得先計算一下，這會兒不是他看書的時候吧？後來我和一位四川的同學談到他時，這位同學說：他這人真有些怪僻的樣子，上課的時候，總是老早就到教室裏去，下課的時候，差不多大家走完了他才出來，他飯後在寢室裏高聲歌唱，彷彿基督教徒唱贊美詩似的，我們常有一二人在他窗外走着，看他，但他並不覺得不好意思，照常歌唱。好像書呆子似的。但是我並不因此而疏遠他，我們是更要好了，有一次我因應一個同鄉軍官的約，到當時的步軍統領右翼統帶田××家裏，他陪伴我去，一進門，轉了兩個灣，到了堂皇的大廳傍客室裏，最使他奇怪而注目的便是炕床上的珊瑚水晶象牙配合製成的大烟烟具。田××也是小軍閥之一，大姆指上戴着斑指，手腕上套着茄楠香紅蠶珠子，我們看見他那些排場，心裏已老大不快；而他自己倒開口「大哥我，怎樣怎樣，」閉口「兩個老弟怎樣怎樣！」我們不耐煩，即刻告辭走了出來

「唉！小軍閥也這麼闊綽，真該死！床上擺的是什麼東西喲！」他一出門就問我。

「勉之（他的號）你真真，鴉片烟傢伙都還不知道，你看田××吃得那得意洋洋的樣子真討厭。」我說，

「一個人除正經睡眠外，不是生了病才睡下去，便是死了才倒下去，大烟總是這樣倒着吃，那末吃烟的人，不就是病人或是死人嗎？」他一面說着，一面嘆氣。

「你太孤僻好靜了，今天和我走一趟，便發現這些怪東西，在你真是見所未見吧！」我玩笑的對他說。

「我並不好靜，天天有許多冊書陪着我咧；而且團體生活，我也喜歡，不過要有意義才行，不能隨便參加混混，否則太妨礙功課和我生活的規律了。俄國詩人愛羅先訶前天到了，我想約幾個人去學世界語，一個人十塊錢，我已經和魯迅接洽了，現在連我有九個人，若肯肯加入更好，我想你一定肯的。」他很誠懇地說。

我馬上表示願意，於是我們和其他的幾個人一起，大約有十五六人，每天夜裏和星期日在一起學習；但是一個多月

以後，祇有六七個人到學，將近兩個月以後就祇有他一個人去了。可是此後盲詩人到處講演，翻譯人多半是他了。在這兩個月裏頭，我向魯迅領教過好幾次，他對我們講的差不多都是關於文學上一般的研究問題，中國文學應當用科學方法去如何的整理這些。提到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的一切問題，除黨中的一二重要人物的生活個性，談得比較有興外，其他似乎不甚了解，或者是不甚注意的樣子。

有一天，勉之很興致勃勃的跑來和我說：「亞明！我所買到的好幾本世界語書籍，我都可以看，除英文而外，我又多了一種工具。我希望再學日文，並且可以約到一位日文很熟的王又庸先生來教，這位王先生景況不好，（按這位王先生現已官居某省民政廳長之職。）我們一個十塊錢，祇要五六個人就可以，我看你像有些事很忙的樣子，是有什麼秘密工作罷？但我還是希望你能參加學習，並且約幾個人。」

我馬上答應他願意約人，不幾天我們開始學習了。可是這位王先生幾天以後，便老是談些李烈鈞如何打仗，汪精衛和陳璧君的結婚經過等等，雖然是些過去的閒言瑣事，但我們多數人還覺得願意聽，而他的心裏則不滿意，他說：「這樣教法，短短的時期，學不會的。後來，學了兩三月光景便中止了，但是從此後他自己就常常看日文書籍，雖不如英文那樣的有心得，也就可以譯稿件交鄭振鐸先生選用，總算有了相當根底。我因想約他加入國民黨工作，但又怕減少了他看書的時間，而且不能完全憑情感對他說話。於是我便拿了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兩本書給他看，不到一星期，他告訴我：

「我都看完了，中山先生的人格和他的主張，我是萬分的崇拜，但也要大家有實際的專門學問，才能够實現這些主張。同時最好能够設法使一般人都看看這些書籍才好，尤其是有地位，有權力的人們。」他說了望着我。

我說：「一般人都容易，惟有那些有地位權力的軍閥官僚政客很難，但我們可以先從一般人做起，希望你加入作黨員。」

他沉默一下答應了，不瀆說明非到萬不得已，不能馬上作實際工作；可是後來我們工作的一小部份，便有他在內，尤其在無意中刺探到一些消息，因為他的神情，往往被人看做書呆子，不防範他。不過後來和我們一齊遊行示威的當兒，也免不了吃過一次警察舞皮帶的苦頭，這事始終祇有兩二個人知道，他很少向人談起。我和另外幾個朋友為要洗刷全校老湘老淮之名，以及其他的關係，提倡組織一個勵志篤行社，他便是中堅分子。他還作了一首勵志篤行歌，有一次勵志社開職員會後，大家嚷着要聚餐，他便大聲的說很好！很好！我來請客吧！我老早就想請大家吃一頓的。於是我們七

八人跟他走進一家很蹩脚的老店，大家都覺得奇怪而有興趣的樣子，聽他擺佈，一會兒大條粗黑的炒麪湯麪，蔥花油脂餅，薄餅，使我們大吃特吃；傍邊幾位挑煤的人只見他們牙齒是白的，眼睛是轉的，和我們彼此望着出神。席間他要求我們天天去吃，一個月只二塊錢就夠了，比在時時春，醉霞村便宜一半不止。後來我們有三四個人接連吃了五六天，漸漸的覺得實在不好吃，不去了，他曾約我二次未去，以後見到他時的笑容減少了，引起我格外注意。有一天，他正言厲色對我說：

「亞明！你是國民黨黨員，你曉得一個黨員，對於我們現在的國家，應當作的什麼事？過的什麼日子？這幾天還吃壞了嗎？你不鍛鍊，你將來怎麼過？我怕你還是要去找官做吧！做官還是要貪贓，才有錢揮霍咧！哼！」

這段話使我立時成了啞子，脚不自主的和他一道走，心裏也在想：「還要準備受一切最大的痛苦咧，這算什麼，吃老麪條吧！」後來天天吃，愈吃愈好吃，一星期，一個月，一直吃了大半年，到離開北平止。

民國十二年，我們都快畢業了，他又作了一首歌，題為「再見吧！」涵義深遠，令人感奮，這兩首歌詞，不知向在人間否？——我雖曾錄在我的大本頭日記上，可惜十七年在軍隊裏散失了。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

「我的大哥——濟之——由赤塔來信，可以介紹我到外交部工作，現在雖然祇有六十元一個月的薪水，將來很可以希望升級的；不過我不願意，我還要專心自修一年，我已經找人向松坡圖書館接洽了一個館員的位置，每月十二元，够花了，不過八慶，（紀人慶，雲南的革命同志，不幸十七年病故于日本）總是要我到廣東，怎麼好呢？」

「好的！你深造吧！將來我們的建設工作，是少不了你的。」我這樣的安慰他。

他入館後兩個多月，我便離開北平到四川去了，後來大約在一年中除接到他寫給我的簡單的三封信以外，關於他壯烈犧牲的悲哀消息，便祇有由別的朋友寫信或口頭告知我了。

關於他悲哀的消息，總合起來是這樣的：自從一般朋友都陸續分頭到各地去參加實際工作後，北平方面也很緊張；他雖則在圖書部裏，但內心非常緊湊，寫信給各處朋友致問。後來廣東的同志要他去催得非常急，他乃暫時停止讀書生活，別家南下，抵粵後，被派到汕頭潮汕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書。不久，共產黨聲惡的真面目，漸漸出現，陰謀活動，漸漸緊張，海陸空方面的農民，日漸不可靠，已經發覺有正式反對國民黨的組織；聽說是由共產黨中堅分子彭湃，在那一帶組織農民暴動，已經快要成熟了。政治部決議派宣傳大隊到四鄉去活動，以期挽回，但是大隊長突然告病，其

他亦無人前去。於是，這位秘書歌勉之出來了，他正色的說道：

「我去！怕死嗎？談什麼革命呢？爲什麼要當國民黨員呢？選十個宣傳員和我去，那個不去就是反革命，非加以嚴厲的制裁不可。」

於是十一個人出發了，携着槍桿筆桿出發了，爲要叫農民們認識黨和主義，認識自己的國家民族，認識自身的利害，同時爲樹立國民黨員的革命人格而悲壯的出發了。大約是二天以後，便沒有消息，終於沒有消息；慢慢地有些不好的傳說，而傳說亦慢慢地成爲事實，十一個人被共匪都殺完，屍體也不知移藏到那裏？屍體，有什麼關係？不過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應當是黨的靈魂吧！他還不是英雄嗎？還不是國民黨員中偉大人格的英雄嗎？可是到現在有多少人知道他呢？因爲他祇是一個無名的英雄啊！

（註）曾國藩先練湘軍，後來老了不可用，再練淮軍

，不久淮軍也老了，故有「老湘」「老淮」之

稱，而此中「老」字，係含有驕惰的意思。



## 某城之一日

阮成章

日曆被扯到九月十七時，一個陰影落在這個家庭裡了。

六年前這個屋裡掛着九月十七的日曆時，父親和母親

雖然都是四十開外的人；然而爲了家務，仍然不減當年，

講整日精神抖擻，那時袁還只二十一歲；但是已經是一個三

半歲的孩子的父親；日曆被扯到九月十七時，正如被扯到其

他的日子一樣，父親因爲要去辦公，仍然起身很早；九點

鐘的時候，母親照例是提了滿滿的一籃菜回來，十二點的

時候，照例是豐盛的午餐，瞧了孫子吃飯時不熟練的初期

三卷式，父親照例是在精緻的鬍子下面，露了衰老的牙齒，

相善良的笑了，飯後父親照例是躺在沙發上面，做了痛快的

姿勢品着新泡的茶，當鐘面黑色的針指着一點時，於是便

又坐在人力車上走了，從一點鐘起到五點鐘止袁是坐在書

房的椅上，在面前擺了書籍和文具，把家庭丟在腦後，將

自己暫時囚禁起來；晚餐後父親照例大發牢騷，在強烈的

電燈光下，放肆的述說着一些荒誕的理論，惡毒的謾罵着

一些現存制度；說到興起時，父親竟從大圈椅中立了起來

，做了可怕的姿勢，並且提高喉嚨大聲的說出他是一個有

野心的人；他們忘記了法律，只記得人權，他們度着這個日子，像度着其他的日子一樣，他們絕沒有想到第二天一個可恥的事實便落到這個城裡了。

他們的國籍便輕輕的失掉了，他們潦草塞責的用完了這日子，簡直近乎揮霍，真沒有料到從第二天起，便只有一些塗滿了黑暗的日子交給他們。

這樣感慨着，青年袁便走到父親的遺像前面，很有禮貌的站住了。

父親是三年前死的，他是被肺癆摧毀了的，臨死時他曾執了他的手，叫他抬起頭來，不要因爲自己是一介書生，便文質彬彬，當他說出他是願意有一個亡命客的兒子時，他忽然從床上坐了起來，拍了他的肩膀這樣叫道：

「兇一點吧！孩子！從今天起你應該做一個較危險的人物！」

是的，他應該兇一點，他應該做一個較危險的人物，因爲他的年華正好，而且又長得這樣高大，他有紅色的血液，他可以做一個暴徒，他的視覺和聽覺是那樣靈敏，對於一些痛苦的表情和聲音，是那樣的容易被他發覺，並且在

他寬大肺裡，藏有一顆敏感的善良的心，他懂得什麼叫做侮辱，他有發怒的能力，是的！他是應該兇一點！應該做一個較危險的人物，他應該在這個可恥的城裏殘酷的森嚴的管理下擺一點脾氣。

然而，因為他是一個人，而且不幸又出生在一個道德的國度，所以在年紀很小的時候，他便和其他的人一樣，懂得了一點人和獸的差別，二十七年後的今日，他是更懂某得多一點了，並且也知道去做；所以在每想到父親臨死時的勸告，當他從大圈椅中豎了起來時，滿臉通紅時，馬上他又像見了太陽的雪人，顯了萎謝的神氣，因為他想到這樣做母親是會受到可怕影響的，所以他便咬了牙齒，決意再文質彬彬一些時了。

一 青年袁仰起了臉，做了祈求饒恕的姿勢，望着父親永遠掛着笑意的像。

他的父親會原宥他麼，他知道他用盡了說明和一切祈求的儀式父親是仍然不會饒恕他的，三年前對於這個可恥的城，父親便表示了最大的憤慨，每當他打開窗子，望了這個卑鄙的城市時，他便睜大了眼睛，做了可怕的發怒的姿勢，三年後的今日，隨了年日的增長，可恥的事情在這兒每一角落裡是一天比一天多的陳列了出來，簡直近乎奇蹟，父親會在今日原宥他麼。

垂下了頭，青年袁握緊了拳頭打了自己一下，算是代

表父親對於自己的一點懲罰。

「父親！請在不能原諒中原諒你的兒子吧！」  
這樣默默的在心裏叫着，便走到了窗前，扯起了窗簾，爲了心緒的惡劣，他打算看一看天上的雲，解放自己一下。

然而遠遠的在全市的中心區最精彩的一個奪目的大廈上面，一面大旗用了強烈的顏色在日光下面燦爛的招展着，袁一扯起窗簾便看得清清楚楚。

這所大廈便是所謂「皇室」，因爲明天便是對於許多人雖然是可恥然而對於他們却是可賀的一個日子，所以今天他們便在他的頂上扯起了這樣的一個旗子。

五年來，當每一本日曆被扯到九月十七日時，他們便扯起了這面旗子，許多人望着這面旗子作嘔，他們却是那樣興高彩烈，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對了這面旗子，袁便記起了父親在時，每當這面旗子出現，父親便抱了他的第一個孩立在窗前，述說着這面旗子的可恥和荒謬，用了誠懇的聲音，勸着孩子對於這面旗子要有憎恨的習慣的情形。

袁趕快放下了窗簾，把自己和這城市暫時用一張窗簾隔斷，他不願多看，今天的報上不是用了大號紅字標着在明天要比往日更強張一點麼，原因是因爲各方面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而且已獲得國際的同情，據說意大利已經承

認地球上有一樣的一個國家，這不是一個大的收穫麼；所以在明天，他們打算大規模的慶祝一下，並且通令全城商店住戶一律都要張燈結彩，現在大概已經開始佈置了，他深恐看見一燈一彩，便趕快離開了窗戶。

就在這時，妻從外面回來了，她滿頭大汗，好像經過一度激烈的奔跑似的，她走近了袁，捏了他的手這樣低聲說道：

「袁！我怕！我怕！我們還是趕快搬到鄉下去住吧！」

「是什麼一回事呢，珍！」

「那個矮傢伙，那個我們在百貨店裡碰見的穿着制服的矮傢伙，當我從舅父家裡出來時，他便跟了我，有時他故意走上前，又走回來，他把帽子拉得歪到只能看見一隻眼睛，每當走回來時，他使用這隻眼睛向我卑鄙的動着，並且用了似通非通的中國話向我挑撥着，現在他還停在門外，袁！我怕他！他跟我有幾次了！這是第四次呢！」

聽了這樣的敘述，袁突然推開了珍，睜大了眼睛：

「是真的麼？是真的麼？」

「不要發脾氣吧，袁！恐怕還在門外！我們還是想法搬到鄉下去住吧！」

說着這樣話的珍是流起眼淚來了，她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她懂得侮辱也懂得忍耐，年紀雖然比袁小，

然而却有袁所沒有的老成練達，當一個侮辱落到她的頭上時，她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憤怒，然而她並不和其他的人一樣馬上撲過去，她主張要咬着牙齒計劃一下，然後一網打盡，她是一個毒辣的陰謀者。

聽了珍的話，袁的氣是完全消了，他扶了珍的肩膀，搖搖着這樣說道：

「珍，我不會發脾氣的！但是我也不主張下鄉去！因為刀子是越磨越亮！下鄉去是會上鏢的！我們還是留在這兒讓自已磨得更亮一點更鋒利一點吧！我們慢慢的來吧！爲什麼要怕災難呢？」

握了袁的手，珍是被感動了，她用了她漂亮的牙齒咬了一下，大聲說道：

「對的！袁！我們需要新的災難，我們需要不斷的災難！」

兩個人都紅了臉，過度的興奮抓住了他們，這不是一個人孤獨的遇到了災難，當這個災難又同樣落到另外一個人的頭上時，覺得有了同病相憐的人，所感到的消極的興奮；這是對於擺在面前的黑暗，有了磨擦擦掌的助手所感到的積極的興奮。

珍在靠着書桌的一個圈椅上坐下了，記起剛才在街上看見的掛滿了燈和彩，以及那些令人惡心的標語，珍便想到了明天，明天這個可恥城將更可恥了，幾天來他們便

把這個城關在化粧室裏，他們用盡了技巧，用盡了顏料，明天他們便將把它從化裝室裏放了出來，明天，明天這個城將是一個盛裝的城，明天這個城將聳動了每一根拙劣的線條，明天這個城每一秒鐘將都裝滿了一些可鄙的節目。

當八月的日曆扯完了最後一張時，對於擺在面前的九月，珍是露了深沉的樣子，每天扯着日曆的時候，她便咬了牙齒，做了痛苦的姿式；然而從前天起，連這一點勇氣也消失了，她的剛強的手對着日曆再也沒有一點舉起的能

某

力，於是每天當日曆在應該被扯去的時間裡，她便抱起了她的第二個孩子，讓她的孩子代理。

然而可怕的日子是終於來了，並沒有因為某一個人的避免和懼怕來得慢一點。

一

望着日曆上關於九月十七的所有的文字，珍簡直有點

胆寒起來。

袁走了擺來，在椅背上放下了手，這才記起妻今天外出的任務，原是由到舅父家裡去看母親的，母親是上星期到舅父家裡去的，因為惦念的原故，妻在昨天便嚷着要去看她老人家，然而現在他們竟將母親忘了，袁忘記了問，珍也忘記了報告。

在珍的肩膀上觸了一下，袁便這樣提起了：

「珍，母親還好嗎！」

「還好呢！袁！」

沉思裡回過頭來，珍這樣答：

桌上的鐘已經指着四點，門外有兩個小孩在喧嘩，一個較輕的喉嚨這樣說道：

「我不准你唱！」

另一個便用了哭嗓子叫着：

「我要唱！我要唱！」

於是都提高了聲音：

「我不准你唱！」

「我要唱！我要唱！」

這是剛從學校裡回來的民和春，民是一個九歲的孩子，春是一個五歲的孩子，兩位雖是弟兄，然而民常是撒了嘴在父親和母親面前說他不願意有這樣的一個弟弟，春也常常在父親和母親面前撒了嘴說他不願意有這樣的一個哥哥，原因是兩個人的興趣太不相投，民最痛苦的時候常是春最高興的時候，春最高興的時候民却常是潑他以冷水。

因為明天是九月十八日，學校裡今天下午便出了佈告，說是明天請各位小朋友不要帶書來，但是却都要將本學新做的制服穿上，因為從八點鐘起到十二點鐘止，有一個盛大的慶祝會將要舉行；看了這佈告，民便記起了叫他對於明天應該採取憎恨態度的死了三年的祖父。

回家的路上，民是露了黯然的樣子，然而在剛剛到家的時候，春竟唱起關於紀念明天的歌來，於是兩位小弟兄

便吵起來了。

一進門春便倒在珍的懷裏哭了起來，仗了自己的年紀小，在父母面前每一次糾紛被解決時，他從沒有佔過下風，今天他是又想佔一下上風，他用了痛心的姿式哭着，一直到父親和母親用盡安慰的技術，他才止住了哭，將今天的事實托了出來。

袁跟他揩了眼淚，便這樣答覆了他：

「不要哭吧！我等一下打他！」

然而他真能打民麼，被打的不應該是民，也不應該是春；民在不能懂事的年齡，已經懂事了。

春在不能懂事的年齡不懂事，春是可原宥的，而民簡直是應該喝采，他能够打民麼！被打的不應該是春，更不應該是民，被打的應該是他，因為他默默的接受了這個世界。

袁回過頭去，這才發覺被春攻擊的民，沒有辯護也沒有反抗，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已經用了極有禮貌的姿式站在祖父的遺像面前。

五分鐘後，春從母親的懷裏走了出來，父親對哥哥的處罰，雖未兌現，然而形式上他是佔了上風，所以也便滿足了，記起了明天，他就滿身是勁，他告訴母親明天學校裏不上課，並且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慶祝會，說到這裏，他就又撲在母親懷裏，並且提高嗓子道：

「媽呀！我們新做的制服呢！今天你是無論如何要請出來的！因為明天我們要穿！」

「爲什麼一定要穿新制服呢？舊的不行麼！」

珍這樣失神的說，便想到了明天的慶祝會，慶祝，多麼可鄙的慶祝呀，而且她的孩子還得參加，並且還要穿上新制服，對於這個慶祝會，他們是那樣負責，面面俱到，絕對不肯媽虎一點。

聽了母親這近乎商量的答覆，春便把撒嬌的姿式來得更多一點，並且斬釘截鐵的說道：

「不行！不行！先生說誰不穿新制服，就處罰誰！」

「呵！」

珍叫着，由這處罰兩個字她就記起去年的「九一八」，本街一個姓王的學生因爲沒有參加慶祝儀式，結果竟將這個學生的家長抓去用嫌疑犯的名義關了幾天；本來她打算對孩子講一點關於明天這個紀念日的履歷的，現在她是灰心了，她知道她的孩子會在她的敘述下改變過來的，然而改變過來又怎樣呢，懂得痛苦的人是更痛苦的，並且孩子們對於他們蘊藏着的思想，只會率直的用了語言將它們拿了出來，他們不知道校對也不知道修改，像一個幼稚的出版公司；這樣，於是一個低賤的危險是有着太多的落在你頭上的機會。

珍捧起了躲在懷裏的春的臉，這是一張純潔的臉，她

輕輕的吻了一下，便這樣說：

「好的！明天穿新衣服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將它弄壞

！」

聽了這樣的話，縱身一揚，春便離開了母親，明天！

明天是多麼好的一個日子呀！有新衣服穿又有很大很大的

慶祝會。

民失神於祖父的遺像，袁失神於民的委式，珍因為心

緒太惡劣，閉起了眼睛，打休養一下；在被人遺忘之中，

春爬上了椅子又爬上了桌子，「哧」的一聲，於是掛在案

頭九月十七日的日曆被他勇敢的撕下了，這時鐘面上黑

色的針正指着四點半。

三個人都驚了回來，首先走過來的是民，他睜圓了眼

睛，做了發怒的委式，他捏緊了拳頭，舉得高高，然後對

准春的身體落下，並且大聲叫道：

「爲什麼你要扯掉這張日曆呢？」

從桌上跳了下來，春也撲了過去，於是兩個人就在

個人的哭聲中扭做一團。

對了日曆上新的頁子，袁和珍幾乎發抖了，他們咬了

牙齒低下了頭，兩個小孩雖然哭罵的在鬥着，然而還沒有

人排解。



## 論冰心的小詩

宋琴心

論起小詩的作者，自然要首推冰心女士。黃英在現代

中國女作家中稱她是「新文藝運動中的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詩人，作者。」她的真姓名爲謝婉瑩，

福建人。於民國十一年前，在燕京大學念書，十二年往英

國。回國後同吳文藻結婚，任母校的教職。她不只寫詩，

同時也寫小說，超人頗爲讀者歡迎。她的詩集兩本，爲繁

月星與春水，都在民國十二年間出版。不過她的小說，經多

一數人批評過，比她的詩好，雖然她的小說充滿了零碎的詩

卷意，天才却是在小說一方面的。

三 她的小詩正如宗白華說過：「繁星，是以哲理入詩。

」春水也是一樣。現在先任她的詩集中找出冰心的性格

。她是對於生命只有懷疑與悲哀，讀她的詩，看出她常在

深思中。

她懷疑着生，（繁星八首）她在嘆息生命的短促，這

差不多是非悲觀者也作如是想。再如春水六〇首的

「只在人類的天空裡是光明的；  
他從黑暗中飛來，

又向黑暗中飛去；

生命也是這般的不分明末？」

把生命看做不可摸擬的神秘了。正因爲生命原來是如斯，她以爲一定有東西在那裡作怪，就是命運，（春水一三十四）由是，就聯想到「死」（繁星之三）最終，她感到生之寂寞，不得不歌咏着死，（繁星之二五）

在這樣的思想中，她只有沉默，沉默中才有光明，（繁星二十三），沉默中有絕對的美，（繁星六八）但雖然沉默最好，然而她還要尋找安慰。能給她安慰的只有自然，她的母親，和她的童年。她把宇宙看做搖籃，繁星一四）她多多的吟咏宇宙與自然。她愛惜母親過於一切，因爲母親是溫柔的，只是一縷頭髮披在母親的膝上，而會得萬縷柔絲（繁星八〇），她想母親是春光（繁星一〇二）了。童年給她的安慰不少，如繁星之二中云：

「童年呵！

是夢中的真，

是真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最後，由於童年的回憶，她覺着人生的甜蜜只在小孩的靈魂上，因此她最愛小孩，她要像一般小孩的朋友。這使她寫成寄小讀者的一本散文集。

作者的性情既然知道，那末這兩冊的詩集的內容當然也得其大概了。然而我們要討論不但是作者自己，却是作品，所以就繼續地讀冰心兩個詩集的技巧問題。

女子的情感照事實是一定比着男子豐富，但因為差不多每個女子都稟受柔弱的天質，那末社會做個詩人或是小說家寫下的作品也是柔弱的。因此冰心能寫詩，但只能寫小詩。在梁實秋評繁星與春水一文中（創造週報十二號）謂冰心長於小說而短於詩的原故，有三：一，表現力強而想像力弱；二，散文優而韻文技術拙；三，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這是由她的作品（包含小說和詩）中觀察出來。

在繁星中最滿意的我以為只有七，二十一，二十二，五一，六一，九二，一〇六，……等首，在春水集中則有二，二十八，四五，六七，八七，……等首。在這些首中，

作者的想像頗強，讀過後，有濃重的詩意，並不是其他只是哲理上的感想吧了。如繁星二十一的

「窗外的琴絃撥動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繞在餘音裡？

是無限的樹聲，

是無限的月明。」

那意境是幽遠的了，春水二十八中的

「影兒欺哄了衆生了，

天以外——

月兒何曾圓缺？」

雖然像在說明哲理，却有詩意。繁星之七與二十二兩首中的比喻很好。

如果小詩能多多有這樣的作品，我相信小詩不會被人輕視了。但像這樣的作品有幾多呢？在冰心的詩中就找出許多，別個作者應該也不會給我們更多的貢獻。

寒

黃

黃



## 汽力廠的巡禮

番草

在煤爐裡舞蹈著瘋狂了的烈火，  
 在汽鍋裡歌唱著沸騰了的熱湯。——  
 從這機械的心臟裡迸發著力量，  
 而形成了旋轉，搖動，輾壓與昇揚。……

蒸汽的呼吸發動了機械的命脈，  
 使核心的輪葉旋風般地飛轉著；  
 革帶的筋絡聯繫著輪軸的骨節，  
 使鋼鐵底巨人有機的地運動著。

汽鍋的澎湃表現著內心的脈搏，  
 火爐的強烈顯示著信念的狂熱；  
 信念燃燒著內心，生出希望底力——  
 鼓舞著生命的鐵輪，發動了生活。

煤煙的活躍，象徵著青春的旺盛，  
 熱流的蒸發，類似著血液的沸騰  
 青春潛藏著血液，生出愛情底力——  
 鼓舞著生命的鐵輪，創造著人生。



悔

空堂

我的孩子，聰明，活潑。這句話，並不是我詆憤情深，有所偏愛；實在，朋友們凡是看過他的，都能够從他身上得到一個滿好的印象。

然而，現在的他，剛剛滿了五歲零一百二十天的他，像樹呢，正在發葉，像花呢，正在蓓蕾，誰想得到他正在發育的嫩嫩的肺却給結核菌襲擊着，侵蝕着呢？他的「蘋果糕」的臉兒，此刻已像一顆天津梨；本來「跳躍着有如一隻小蝦」，此刻却變成一隻蝸牛。總之，一切都變了，變得大大不像從前了。

他這種病，成因雖然很多，但主要的，我以為是：入學太早。

當他四歲零七十餘天的時候，他已認得兩三百個「方字」。我想：他可以進幼稚園了。恰巧，省立×小幼稚園招生，我就替他報名去投考。那一天，他跟許多小朋友在一起應試；活潑，伶俐，是很惹人注目的一個小孩。他被問了六個問，三個是口頭的，三個是圖畫。姓什？名誰？哪裏人？他都用國音回答，答對了。圖畫的馬，他回答是「Ma」也答對了；蝴蝶和圓圈，他却用鄉音「Bya」和「Ko」回答，雖然答得對，但我們的編佬話，不是這裡的女子所能懂，因此只換得兩個××。不過說是這樣說，他終究答對了六分之四，至少可以說是及格。誰知這裡的教育從根本就令人十分痛心！考試不過是一種形式，用來表示教育的尊嚴，瞞騙人們的眼睛而已；實際呢，却只看勢力和情面。有要人的介紹信或親戚朋友的請託的，哪怕六個問都回答不來，也可以高高取錄。我在事前沒有玩這一套，所以我的孩子被漠視，被犧牲了。

過了幾天，某小學校有招生的佈告。但，不是幼稚園，是一上。就叫他去投考一上吧？我正這樣想，適跟同事梅閒談，知道了他的孩子也任這間學校，入學時是靠同鄉關係而進去的。我就決定了叫孩子去住一上。我自己這樣解嘲地想

：要自己不腐化，除非孩子不上學；孩子既非上學不可，就不得不入鄉隨俗了。這即是說，我要託梅去說情。結果，我的孩子考上了；正取三十五名中，他是二十二名。在他四歲零八十天的那一天，他便成爲小學校一年級上學期的學生。因爲他年紀太少，我們只把他當做在幼稚園。他，人地言語都生疏，不敢自己上學，就由他媽媽伴着他去。這樣地讀到寒假將屆的時候。我們決定他明年仍住一上，所以學期試驗不叫他去參加。

光陰過得快，他已經四歲零二百四十天了。這一天，他第二次做小學校一上的學生。

這一學期，我們強迫他自己上學。他雖然有時哭起來，但總算是獨自在學校裏。一天過一天的，成績並不壞，時常有習字什麼的陳列出來。

然而，他逐漸害病了。先是牙痛，接着頸腫，發了風疹。不久，消瘦了，時不時有啞啞的咳嗽聲，眼睛呆呆的，已消去一種可愛的的光芒。

不過，我們做父母的，終究還是大孩子，完全沒有經驗，對於他的消瘦，咳嗽，並不十分重視。他也變得很聽話，終於住完了一年期。成績表上總平均分數是：75.00。操行成績：乙。名次：100。可以升級。

之後，他在家裏度着暑假。而這個暑假期間，天天是滿大的太陽，天氣乾燥得快要冒烟，演成了一場非常的旱災。這樣的天氣，對於我的孩子，不利得很。他起發面黃肌瘦了，越發乾咳了。甚至熱候也給我發覺了。

於是，請醫生，聽診，喝藥。西醫，藥水，藥粉，沒有什麼效力；中醫，一大包的藥材，一大碗的苦汁，也沒有什麼效力。

而他的學校裏又開課了。管管懂懂的我們，還使他上學去，還以爲他可以一帆風順，由一下而再升到二上……的。但，事實打破了我的夢！他唸了兩個星期的書，病勢便進行得非天天請假不可了。

在這個當兒，我才驚醒起來。我帶他到同仁醫院去。經過三個醫生的診斷，經過X光的照相，斷定他右肺有病，必須極學靜養，等半年後復原了，再上學。

多麼難堪喲，當我站在黑暗的房裏，沈在「住住住」的聲音中，看着他的給X光照得透明的胸部，訂着那有點異狀的右肺尖的時候！真的，不但我的身，連我的心也給黑暗籠罩着，壓迫着喘。

現在，我的孩子已經向學校請了病假，在我們這間客裏的家中休養着。

現在，他僅僅是五歲零一百二十天的一個小孩。

固然，想到這個年頭兒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縱然很有學問很有本領，也常常會不幸短命，我的五歲多的小孩，生死又有什麼要緊的時候，自己也覺得不必瞎操心。可是，不但每天下午，摩着他發熱的手，會意識到我的心受到強烈的一燙，燙得空空虛虛，連好書都看不下去；並且每天黎明，聽着他啞啞的聲音——一聲聲攻擊着我的耳朵，搥着我的心的聲音，我的心常常爲着它而飛到遠遠的地方：

僅僅一年的工夫，僅僅一年的工夫！……

遠在南海之濱的年老體弱的母親，怎堪知道她小小的孫兒患了這麼可怕的病？……

接着，朋友萍在來信所說的：

「呀，老馬，你可真幸福，做了這一個好孩子的父親。可是要好好生做呢，別辜負一個人類中最上乘的材料，注意，注意！祝福·祝福！」

悔  
也想起來了。

就這樣想呀想的，我眼睜睜地直到天亮。

天亮了，我的心却仍然是黑夜。

要是我的孩子不那樣早就入學啦！……

他是聰明，活潑的。

現在，現在呀，病象已成，我縱然大大後悔，還來得及嗎？還來得及嗎？！



## 木馬

過節的日子

在輪子上走着

木馬領了牠們去，

然後領了牠們來。

天青色的聖誕節。

白色的聖誕節。

日子脫了牠的皮

像那些蝮蛇一樣，

惟有過節的日子

却是唯一的例升。

牠們是和我們

年老的媽媽的節日同樣。

她們的暮晚是

錦緞金綴的長裙。

天青色的聖誕節。

白色的聖誕節。

釘在一顆星上的

木馬轉着。

地球五洲的

鬱金香花。

發怒吧，發怒吧，馬可索羅！

在一個奇幻的輪子上

那些孩子們看見了

世界的未知之遠闊。

天青色的聖誕節。

白色的聖誕節。

西班牙加爾西亞洛爾加作。  
戴望舒譯



## 空 防

張公甫

這是防空預習那天的晚上，夜色籠罩了整個世界。

——嘿！——嘿！嘿！嘿！嘿！嘿！

汽笛已在刺耳的插着緊急警報，探照燈也在閃電似地搜尋敵機，還隱約聽得飛機鼓盪得空氣的聲音。這不平常的景象在唸過十二年以上書的他們眼裏確實也有幾分新奇；不是，他們為甚蜂擁到這山巔？看甚熱鬧？好似還很關切期盼地在照着手電找尋什麼咧！可是這是失了燈火管制的意思的。恐無可恐的武裝同志，爲了要忠於職守，終於陪着笑說：

——請暫時不要照！敵機已侵入防衛陣地了。

這可不得了！「高貴」的他們怎樣肯讓大兵來說閒話，這簡直是一種野蠻的侮蔑。於是馬上哄起了一陣含有鄙視意味的「斥！斥！斥！」的口哨，接着就是一陣亂射的手電光，這算是他們對大兵們的報復與懲罰。熱情最高的冰看了，真惱得幾乎罵出聲來。他想世界上偏多着這種怪現象；明知這些武裝同志所以幾天幾夜露宿風餐地呆在山坳裏，盡忠於他們的任務，只是爲了祖國的緣故；我們即是不向他們表示十二分的敬意，也決不能冷血得對這忠誠

地糾正我們過失的人反露出那樣卑鄙的輕慢態度。這真够說明中國之所以成爲今日的中國了！這離奇的一幕敲擊着他回憶的門，他漢糊地記起了當年難忘的一段：

大約是前年的仲夏，我國防空演習的第一聲在首都爆發了整個石頭城程六七十萬市民都中了防空熱。

記得是演習的第二天，水一行十二人到市立蓮花橋小學去講演防毒面具的工用。那時正下了課，活躍的一羣都在操場上作遊戲。他們校長走到他們中間給了他們一個整隊的暗示，那散漫的一羣就很熟練的踏着跳舞的步伐，嚷着「一、二、三、」和「一、二、三、」的號令，不消二分鐘，於神不知鬼不覺的跳躍中，已形成了依高，中，低，幼級四部分列的四個整齊行列。校長教職員望着我們笑了，我們也都欣慰地露出了讚美的笑，慶幸着這祖國漸有組織的象徵。

校長向小朋友介紹了我們的來意。小手掌就馬上熱烈地響了起來，他們熟悉這是歡迎的表示。就在這當兒，一個活潑但又很勇敢的小同學從容地走到隊伍前面，用了很流利的語調帶笑說道：

——諸位同學！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我們現在應向這許多位先生行一最敬禮。

成千成百的小頭顱在他的口令下一齊向水他們低下頭了。

啊！他們像加里波底將軍受祖國同胞狂熱的愛戴時一樣感動，他們興奮得幾於淌出淚來，腦子裏清爽的印下了「中國前途偉大」的一點快意。不，簡直是驕傲。……

然而目前的現象將我這意思弄得模糊了，甚至我懷疑那時的認識是錯誤。

半月的刊卷三期  
 軋！軋！軋的機聲，高射炮的轟擊聲，以及此起彼落的警報的汽笛聲，鑼聲和鼓聲，鬧成一堆；將冰從沉思中驚醒，打斷了他的回憶。燦爛的照明彈與探照燈顯出了敵機的原形，逼得牠如蝙蝠見了日光似地拚命向那黑暗的一角翻翔去了。一陣嘻笑怪叫聲也跟著從蠕動的人羣中哄出三期；與其說這是愛國心理的歡呼，寧可說是好奇的胡噓。

雖是深春了，山上的晚風，還是有些刺面。

大約他們吹不慣那寒意的晚風；或許也因爲一切都變得死寂，不再有先前那熱鬧可看；一部分已在拉動脚步往屋子裏面移，手電光也就重新閃亮起來。

——站住！往那兒走？！

站在遠處警戒的武裝同志瞥見這邊又在騷動，直惱得聲色俱厲的怒噓了起來，原因是還沒解除警報。他們只當

這不是人在講話，報之以一個不理。

——他媽的！活得耐煩噓？！不馬上站住就槍殺了你們這羣亡國奴性的賊崽子！

曾經以生命冒險在槍林彈雨中爲祖國爭過先榮的戰士那裡看得慣這種冷血行爲；倒豎着怒目，瞄準了槍口，張大了血盆樣嚇人的嘴在暴躁的叫着。武力到底是維持秩序的有効物，他們都不響地站住了。一切又突然變成寂靜，這寂靜又啓發了冰的回憶：

——記得也是在首都防空演習的一天黃昏時候，因爲化裝講演歸來順便就踏入了香舖營小學。不巧那時正放了晚學，臨時由教職員趕緊到校門口才將預備回家的小朋友喚了轉來。很敏捷但又很整齊地就整好了隊立在大操場上鴉雀無聲的靜聽他們說話。近年來真是連天都同中國開玩笑了，在那時牠偏偏忽地陰沉下來；這并不全是暮色，一半兒是雨意的濃雲。不一會終於洒下絲絲的雨。爲恐小朋友淋了冷雨害起病來不是真的，特地叫他們趕快避雨的是。然而大出意外的，我耳膜上震動着這樣不平凡的回聲：

——不！我們決不避雨，雨響不了我們的生命！飛機擱下的炸彈毒氣那才真慘酷可怕啊！

——可是也應回去吃晚飯了呀！

他們的校長也怕他們冒了雨發生毛病，也和藹地對他們這樣說。

——一餐晚飯！那更不會比防空知識重要。

——并且先生們不也祇爲了祖國在枵腹冒雨的盡義務！難道我們就不是中國人？！

——先生不曾告訴我們過嗎！死在炸彈毒氣下面的人是那樣悽愴！……我愛我慈愛的爹媽，還有那親熱活潑的弟妹，我不能眼睜睜望着他和她們是那樣不人道的死去，我要知道更多的防空常識，先生！我要……

空  
這是個至多不上十歲的小女孩，含淚顫聲斷續說出的。

——是呀！我們要知道更多的防空常識。誰怕雨怕餓就不是中國人！……

近千的小聲帶都銳利悲壯的如此振動了。

防  
冰怔住了，然而更感動了，他心情興奮得說不出一句表示崇敬與愛慕的話。立在司令台側面的一個女教員，早已滾下兩行熱淚；全場都已浸沉在莊肅悲壯的靜默中；有好些感情特重的還以手帕掩住眼在抽噎着啊！

——小朋友！怕什麼？！更用不着悲！我們已有了可以戰勝一切的愛國決心，無論敵人是怎樣殘暴，祖國前途是絕對有復興希望的。

沉默中冰心弦上輕輕地奏着這樣驕意的音響。

真的，只要看了真情愛國的這一羣，誰敢說中國前途黯淡？！誰敢說中國民族是冷血的？！……

然而眼前的事實將冰這信心遮上了一層朦朧的霧，使冰懷疑這會感動過百千靈魂的愛國情緒不過是夢境中事。

一聲拖長得二分鐘久的汽笛聲將冰墜入回憶的沉思中的遊魂重又追了回來。經驗告訴我們，這是解除警報。爲武力鎮壓住仰着惱羞的忿怒急欲歸寢的一羣，這時好似烈馬脫了羈絆，和着長笛聲一哄地向寢室奔去；嘈雜中還夾着幾聲不應出自他們口中的謾罵，這是受了「冤屈」的怨恨？！

冰看了這情形，又記起了一樁他極不願意記起的事：

是在今天上午防空預習時，鬼鬼祟祟的矮國大約知道這是被壓迫民族對於他們的一種憤怒，一種準備快欲起來的表示；殺人不可不眠的侵略者現在也感到幾分威脅。在漢口市防空預習時，他們又在弄着卑鄙的慣技，唆使許多矮鬼浪人，在交通管制時到處橫衝直撞，擾亂秩序，侮辱負責預習的人員；在各茶樓酒館叫囂笑罵以盡其搗亂的能事；我們安置偽裝與高射砲等的工事地帶，他們却蜂擁在旁邊狂笑怪叫，熱諷冷刺；好似是說「這能够抵抗我們皇軍的神武？！你們的命運已經註定了是我們的奴才；任你怎樣準備作對，也不過徒然更增加我們的惱怒，結果只是你們自速滅亡罷了！真是可恨又復可笑！」啊！有宰割權利國度裡的豬狗也會可以隨意的侮辱起被蹂躪的民族的任何

尊嚴來了！管你甚民族的仇恨！管你甚也是人類的一羣！你看他們不明明知道自己的行為引起了我們極大的憤慨激怒，他們雖多是近視；然而我們怒目磨拳的表示，他決不是沒有看見，但仍舊是那樣的驕地，不！愚蠢卑賤的胡鬧。終於激起憤恨與熱情澎湃到白熱度的群衆，將他們這批似人非人的東西拿到防空司令部去了。激昂悲憤的呼聲與情緒，充溢了當時的空間，這是一角落裏民族復興決心的爆發。……

這段表白是出自一位熱心的教授口中，說時是那樣的激憤。從他平日的言行看來，可斷言這決不是杜撰的故事。在座聽的羣衆，自始至終，面容緊張；忿怒的心火燒得他們面紅耳赤，似快欲將他們整個身心焚燬一盡。直到聽得同胞對於奸細加以制裁時纔舒了口氣，感覺痛快；好似他們胸中的積忿也同當時羣衆一樣，在浪人身上發洩了；心頭還浮上一層豪意，似在說：

——短視卑下的侵略者！你也曾回顧下你們自己那可憐可笑的形影？你們也曾認清被侵略者復興民族的決心高潮與忿怒？壓迫與反抗是成正比的；痛苦的授者與受者是輪迴扮演的，你們也應當牢記住！爲你們本身打算，最好你們都配上一副一億度的水晶眼鏡，看得稍許遠些！因爲你們的近視是超世界的深。

然而冰聽到他們掙扎力盡就擒時是那樣的慨然地笑着，

好像還在自傲着爲祖國犧牲的光榮。這時冰確實又起了一種無名的嫉妬心——嫉妬敵人有那樣忠勇爲國的精神。同時更激起自己一種雄心——要灌漑全國同胞的愛國熱忱，使能足以制服侵略者的野心。……

在房裏追桌拍椅發牢騷的同學們現在愈鬧得起勁了，使冰無法再平靜地沉思下去，他焦燥得拉起腳就一個子跑了。冷寂處所，到底適合冰的沉思，於是他又迷惘地墮入了沉思之網。

——敵人的奸細在此防空預習中搗亂，還是他們一片愛國真情的流露；至於號稱最高知識分子的自家人在這場合也要胡鬧，這是什麼用心？是超國家的自尊？是漢奸的搗亂？還是願意將這老大祖國乾脆的斷送掉好早些做個壓迫弱者的矮人國「大順民」？

他想到此地，他十分迷離，但更加怒恨。險變得那樣兇惡可怕，獨自望着剛纔爲飛機激盪過的黑天空，在草地上走了來又走了去，切像一個喪失了靈魂的人。

一陣腳步聲，接着幾聲輕微的談話，使冰停住了徘徊，遐想。

——幾架飛機這樣演習一下就奪得回失地！就嚇得退侵略者？現在的政府真是膿包！

——崇政府！那不是等死？……我們要以人民的陣容，聯合各種勢力，重組强有力的新政府……抗日救國……

冰好像對於這語調很熟習，但一時又記不上這人頭面的輪廓。待他們走得最近時，他才知道就是那在防空預習中胡鬧的一羣。他從鼻孔中冷酷地吼了一聲，帶着鄙夷和惱厭的心情走開了；他爲這室臭光冕的口號叫屈，他想這樣口號從這樣人口中溜出來，真是「三生不幸」！同時他也認清了近來那些高唱甚麼抗日……甚麼救國……的原來就是這樣一流「了不起」的人物！不過這種穿人皮衣服去唱人道主義，弑親賊國的唱忠孝仁愛的怪現象，現在正多着，原沒甚稀罕；只怕叫揭破了西洋鏡內幕的人看見，不免要笑掉牙齒；叫忠厚長者看見不免要痛心剝腸吧！他對於

這一層倒反有點担心起來。

今天大約是他受難日子，你看映入他眼簾的，動盪他耳膜的，敲擊他心弦的，那一椿是快意事！就連他慣常用以自慰的思想，今天也對他譁變了，他再尋不出一線快樂的希望，腦袋裏昏亂的滿是烏煙瘴氣；醜陋的印象出現了又消滅了；消滅了又出現了：

——兒童……青年……國家觀念……

——敵人的流氓浪人……我國的知識份子……

——喊抗日救國喊得挺響亮……罵政府罵得挺激烈的……  
胡鬧……矛盾……冷血物……

### 更正

上期所載袁昌英先生之「偉大的戲劇產生在偉大的時代」一文，內中戲劇家那先的名字誤爲那克或那光。五十八頁第七行第十三字「二」字係「三」字之誤。同頁第十二行第十一字「的」字係「時」字之誤。同頁第二十一行（Note）係（Notes）之誤。五十九頁第十九行第十三字「鴨」字係「遇」字之誤。又蘇雪林先生之「與蔡子民先生論魯迅書」一文，六十九頁第十四行最末一字「嘔」字係「濫」字之誤。同頁第廿行第六字「手」字係「戲」字之誤。七十一頁第五行第四字「徑」字係「經」字之誤，同頁第十行第四十八字下「恐了」係「復恐」之誤。

再丁韜先生之「血的慘叫」一詩，被手民將頁數顛倒，「是豬嗎？」以下係緊接「不真正來到自己頭上時……」。「金迷紙醉過着洋化消費的生活」以下係緊接着「嚼咬着我們民族」。「像烈火燒上衣服拚命的撕扯！」以下係緊接「快刮去你們所沾染的一切的血」。

以上合併更正，並向作者致歉！



## 孩子底夢 (獨幕劇)

張菱玲

人物：

外公，一個勤儉持家的忠厚老者。

外婆，妻，年約六十。

阿弟，外孫，活潑的孩子，年六歲。

母親（即么姑，已嫁的女。）阿弟母，一個多愁善感的少婦。

街隣小伙伴五六人，以甲，乙，丙，……代表名字。

郵差。

時代：民國二十五年初冬。

三 地點：中部某小城市里。

期 佈景：一個舊式家庭的堂屋里：正中是神櫃，上面供着家

神，頂上有塊「天眷有德」的橫匾額。櫃上列着一些香碗燭台之類的東西。櫃前是個方桌。襯着兩把太師椅。兩旁壁上一邊各懸掛着四塊字畫。下面分列着幾把茶几靠椅。堂屋左角有耳門通後進。堂屋前面是個小天井。天井里有幾根竹竿。

幕開：正是午后兩三點鐘的時候，天井里陽光瀉地。堂屋敞開着，陽光也斜射進去一些，光線很明朗。外婆

安祥地坐在堂屋正中太師椅上抽水煙。堂屋門口的走廊上，傍天井的地方，放着一個大洗衣盆，盆里裝滿了衣。母親就坐在小橙子上，屈着身子吃力地

搓洗着——

母親：（形容憔悴，臉色憂鬱。——）驀地停止搓洗，伸個懶腰，顯得十分疲憊地。）唉：——（悠長地嘆口氣，抬頭從天井上面仰望空際浮雲，頓現颯然神往之態，眼角漸漸濕潤，胸中像有無限的怨感，幽情——無處發瀉似的，又望着西斜去的太陽，神凝半晌，若有所憶，才自言自語地。）阿弟該放學了吧？

外婆：（似有所聞，又沒聽清么姑的話，放下水煙筒，遙向她的背身問。）么姑，你說什麼？是不是累了？歌會兒再洗。——只怪我老了，不能動手幫幫你

母：（回頭望望外婆。）不，要趁還有點太陽好晒，不然今天難得乾。

婆：（不悉似地。）多虧了你；——要不是你回來，這幾年把家里弄得好好的，我們兩老兒就難得過日子了！我又那能享這點清閒福？只是什麼事都堆在你

頭上，我有些開心不去；一見么姑默默無言，又想起問。怎麼阿弟還不回來？

母：我也正慚望着他。只是——又抬起頭，用隻濕手指着天井里的太陽，微笑地。還早，太陽還只走到這里哩！

（外公從外面急遽地上。手里捧着一封信，面帶喜色。）

孩外公：（走過天井，向么姑喚。）么姑，快過來；（一面走進堂屋，在外婆旁邊坐下，么姑跟進來站在他面前。）兒，恭喜你——大喜；（么姑莫明其妙地呆立着。）

婆：（急口問。）什麼事？

的公：（示手里的信。）自強來信了！剛才寄到堂里，我就趕回來告訴你們——你說是不是喜事？

夢婆：（急切記不起，一面沉思，一面忙着追問。）什麼事——自強？是那個自強？

公：我們的姑爺，怎麼就忘記了？

婆：（將信將疑地。）是他嗎？他出去五六年了啊！

母：（驚喜。）果真是他？（哀懇地。）爸爸，他信上怎麼說？請您念給我聽！

公：自然——你坐下來，讓我慢慢地告訴你。（么姑退坐在右邊紫檀椅上。）

婆：（自言自語地。）倒也甚巧！事！幾年沒有下落，忽然來了信。

公：（說故事似地。）你們知道他這些年在外面做什麼？他跑到××住軍官學校去了！三年畢了業，分發他到部隊里當連附。他却還要上進，後來竟有機會，選派到××去住高級訓練班。在這里畢業出來不久——滿共不到兩年功夫，就升了團長——我早說這孩子不錯，（向么姑。）如今你娘母子總算磨練出來了！

婆：（搶着說。）哦！做了軍官了。——爲什麼那些年就不來個信，叫我們老耽着心？可憐（向么姑。）我們孩子會哭壞了！

公：是的，他信上說的得很詳細，他說：從前在家里受許多閒氣，虧那一次匪亂把他逼出去，非在外面做點事業決不回家，以先因爲埋頭苦幹，所以不願讓家里知道，到現在總算有點成就，才趕忙寫了這封長信回來——也算他爭氣的。

婆：爭氣倒爭氣，可是太苦了我們的孩子！（指么姑。）關於她底事他怎樣說？

公：說過的，他倒很埋怨她：問他這幾年情形怎樣？還問到他家里。却不知道他受冤枉被那無理的公婆趕回我們家來的事，也不知道他家里已敗落得只掉下

一個母老虎婆婆了。

（么姑一直垂首靜聽，先倒有些喜色，忽聽外公提及往事，忍不住迸出眼淚來。）

婆：那麼你趕快回信去，詳細地告訴他，問他怎樣安頓我們的孩子。

公：（猶疑。）回信是要回信，但是——你不知道，他

現在正跟着隊伍不停留地往前方開，只能他寫信來，囑咐我們不要去信，因為寄了去不能收到。——關於么姑的事他倒說的好，怕她在家里不能相安，就請我把她接回來住，所以附寄了五十塊錢來給她

。——不知他早來我們家幾年了。

母：（顫聲地。）現在他開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公：信是從綏遠寄來的，在往綏東開。

婆：什麼綏遠綏東？（想當然地。）那不是很遠了嗎？

公：自然很——（想着失言，忙止住話頭。）

母：（淚泣。）那他一時決不會回來吓？！

婆：（見么姑哭，忙過來解勸。）不要傷心！今天你應當喜歡。可憐幾年沒有音信，簡直不知生死存亡的人，忽然來信說做了官，真是天上掉下的喜訊哪！（么姑却越是放聲大哭。）

公（起身，在屋裏邊走邊說。）軍隊里原是這樣的，雖說開遠了些，但這是開到國防前線去打那些造反的

蒙僞軍和欺壓我國的××人的，正是替國家出力，

有光榮的事！——么姑，你雖說是很賢淑，却還要傾點大義，應該讓他去奔走在前，而且，要這樣他才有升發。（想法哄住她哭。）再說，你們只兩天的夫妻，他總算有良心，趕着就寫信，寄錢；他自然不會忘記你。現在報紙上看到，前方接連打了勝

仗，說不定他又升官，只要一等太平，他就可以把你接出去享福。慢慢我設法寫信去，或叫他得便回來看看你們，並且他信上還說，那隔壁的阿林，也不是跑出去幾年了嗎？不知他怎樣，會找到自強的？現在在替他當馬弁，有個鄉親在身邊服侍，你也可以放心了！

母：（漸漸止住哭。）那麼，爸爸！千萬懇老人家操心，一打聽他住紮在什麼地方就趕信去，把這些詳情，統告訴他。

公：自然，自然！那還用你囑咐！

婆：好了，好了！你爸爸在堂里也累了一天，我們統進去休息一會，等會，晚飯，就讓我去燒；橫豎沒有什麼菜弄。你洗了這一大堆衣服，也該空一會兒手。

母：爸爸們請！我還有衣服沒洗完。那學堂里的幾套等着要哩！——要是時間來不及，飯就請媽燒好了。

婆：（感嘆。）唉！這樣的好孩子，爲什麼前頭遭那些難？！

公：現在已經是苦盡甜來了！皇天不負苦心人；（向么姑。）別太勞累了！以後再不要替人家洗衣服了。（外公外婆偕同從耳門進後去，么姑復走出洗衣。剛坐在盆邊，猛見阿弟揹着書包奔跑而入，就急忙放下衣迎上去，捧着他的手，進堂屋來。）

阿弟：（狠狠地扔掉書包，哭訴起來。）媽吓；媽吓；學堂里都欺負我笑我沒有爸爸！我長了六歲？我的爸爸呢？媽吓；你要告訴我爸爸；媽吓，你不告訴我，我是不上學去了的！媽吓……

母：（駭極。連聲地。）乖乖，乖乖！我告訴你，我告訴你，誰說你沒有爸爸？你爸爸當了軍官了！還寄了錢回來了哩；（把阿弟抱在懷里坐下來，拍着，哄着，吻狂着。）

弟：（破涕爲笑。）是真的？我爸爸做了什麼官呢？

母：你外公剛才告訴我，說你爸爸當了團長了。你爸爸今天才來信——

弟：當團長？我爸爸當團長，那我是小團長了！學堂里就不敢欺負我了；我們又有錢用了！

母：（點頭微笑。）自然！

弟：（若有所悟地。）怎麼我沒有看見過我爸爸，他是

什麼樣兒呢？

母：（低頭，回答不出。）你，你沒有看見——他在外面打仗去了。孩子他不是很像你嗎？

弟：（不能滿足母親答的話，嬌態地。）不，你哄我，你得老實告訴我：我爸爸倒底在那里當團長，爲什麼老不回來？

母：等會吃了飯，我統都告訴你，好罷？

弟：不，你現在告訴我；你要不告訴我，一天不吃飯，一輩子不吃飯！

母：（一切，在這聰明的已經懂事了的孩子面前，實無法再隱瞞了。）好孩子，你知道爲娘的爲你吃了多少苦頭受了多少罪嗚！真是刀尖上過出的日子，才把你撫得這大了！如今你也懂人事了，索性給你講明白吧：只因我到你們家裏來的時候，進門只有兩天——正是第二天，城里忽然來了土匪，兵荒馬亂中，各自去逃命，一家人就分散了！等太平時回來，獨不見了你爸爸。原來你祖父很窮，你爸爸在家里受氣不過，逃難出去後，就不肯回來了。那料到那時我會有你了你？更不知道你祖母那般厲害，她冤枉我不——真潔，說你來的不明白唉！（眼淚奪眶而出。）懷了你只幾個月，就把我趕回你外公家來了！現在你們家已鬧得不成樣子了，你祖父已經去世

，一點房產，被你不成器的叔父敗完了，人也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你天天上學去，十字街前的那幢大房子，就是我們的，可惜現在已是人家的了；你祖母也跑到尼姑庵里去了。所以，到現在也不能領你回去，你爸爸更是不知下落。我還當他死了，想不到他竟是個有志氣的人，想不到他還沒有忘記我們——你沒有見過你爸爸，你爸爸還不知道會有你，會長得這大了哩！

弟：（凝神聽完，才恍然大悟。小小地心，似受着無限的感動似的，却又說不出所以然，半晌，才——）媽，我爸爸現在做了官，您到了好處了！外公外婆再不敢把氣你嘔了的。

母：（正色地。）別瞎說！外公養你這大，他們都疼你哩！

弟：（嘟起嘴。）爲什麼把一些事來累你？又燒飯，又洗衣，還要替別人洗，賺錢來外公用；一天忙到黑，睡在床上你就喊精骨痛。又時常把氣您嘔，嘔得您一哭一夜——

母：你要知道：外公也着實負擔不起，又加上我們兩個吃閒飯的，不勞苦些有什麼法想？只怪我們命苦了！我只希望你快快長大成人，好好地讀書，將來替你媽爭口氣。

弟：（很規矩地點頭。）知道了！

（外婆從內出。）

婆：（立耳門口。）外孫回來了沒有？（見阿弟在。）咳：回來了，小畜牲爲什麼不做聲？——你娘母子一道兒進去吃飯罷。

母：外婆已經燒熟了？（向阿弟。）阿弟，你快跟外婆進去吃飯。

弟：媽，你也去吃！（跳下椅來，迎上外婆。）

母：你先去，等我晒上衣服就來。——人家都等着要換哩。

弟：媽，想起來了：前天我不是做了套軍裝嗎？現在，我是小軍官了，吃罷飯，我要去穿上。

母：好：在房里拿出來，請外婆替你穿好了。

婆：（携阿弟走進內去。）我們快進去，外公等着你呢哩。（回頭向母）你也隨後就來吃。

母：（點頭。）快了。（又走到天井里，擰起濕衣，撐上竹竿去晒。望着太陽已從天井里爬上屋頂去了，焦急地。）糟糕！太陽快落土了。

（隣童甲，乙，丙，同上。）

甲：（站天井里，向阿弟母問。）阿弟吃了飯沒有？

母：（一面晒衣一面答。）正在後面吃。你們吃過了？等會，他就出來的。

弟：（已經換好衣服從內走出，捧着碗飯吃着。望着隣

童們，欣喜地。）你們來了。

甲：（奇異地。）你穿這新軍裝！

乙：（擡起大指姆。）這才威武哪！

弟：（洋洋自得地。）威武吧？——我爸爸做了團長哩！

甲：那你是小軍官了！

乙：小軍官，小軍官！我們以後就喊你小軍官。

孩弟：（向母。）媽，外婆叫你進去吃飯哪！

母：（剛晒完衣服，就進內去。）好，你趕快吃；吃完了

，就在這里陪他們完。（笑。）好快就換上了衣服！

弟：（忙，飯往嘴裏送。）吃完了，吃完了。（跑進室屋

里，把碗放在桌上，又跑到天井里。）

甲：我們今天怎樣玩法呢？

弟：依我說：操操！你們贊成嗎？我今天穿了軍裝，不

是軍官嗎？

甲：（舉手）贊成！

丙：人太少了。

乙：我也贊成！（向丙。）你再去約些來，就不少了吓

（隣童丁，戊……等上。）

丁戊：（同聲。）你們在這里做什麼？

甲：（笑着招手。）快來，快來！我們操操；打仗！阿弟

當軍官。

丁：阿弟穿了軍裝，果然像軍官！

弟：你們既贊成我當軍官，就站隊。——站隊！

（隣童全體列隊，阿弟隊前：呼口令，正式操演。）

公：（由內出，端起水烟吸着，看到天井里的一群，回

頭向跟在身後的外婆，微笑地。）你看你外孫，他

們真會玩！

婆：（端碗茶喝着，搶步上進，望着也笑了。）實在會玩

，你看阿弟底神氣十足哩！

弟：立正！——稍息！——開步走！（孩子們整步沿天

井走着。）

（公婆倆立走廊上看，母也吃罷飯，由內走出，立

他們身後觀看，三人均顯出欣慰的神情。）

婆：（指阿弟。）這孩子真像他爸爸！

公：自然，有其父必有其子，將來也是大有希望的！他

母親也算有靠了。

弟：（在前面領隊。）一，二，三！唱歌，我引你們唱，

（唱）打倒矮鬼，打倒矮鬼！除××，除××……）

孩子們合着。（郵差由外面走上。）

甲：（看見郵差。）這才是大軍官來了！

弟：（跑開，迎上郵差，）送信的，是我爸爸來的信嗎？

（孩子也跟着散開了。）

郵差：（遞走到外公面前，遞上一封信。）電報！（等外公

董印，拿着收條後退下。）

婆：（急問。）是自強來的電嗎？

弟：（急問。）外公，是我爸爸來的信嗎？

公：（拆電報。）是阿林——（急改口。）是他拍來的。（

看完，突然變色，怔住了！）

母：（驚駭。）怎麼？是阿林打來的電報？他，他怎樣說

！爸爸，您念給我們聽哪！

奔弟：（推外公。）外公您怎麼不念？——快念哪！

濟公：（默然不語，半響，竟忍不住掉下一滴老淚，一面

情不自禁地啜啜了一聲。）唉：

月母（心里已經明白，惶恐地。）爸爸，是不是他，他打仗

打——死了？

一公：沒有的話；只，只傷了一點。

三婆：（同聲驚叫。）什麼，他打傷了？！

期弟：（唬得哭。）我爸爸在那里打傷了？（猛撲母懷里。

）媽吓……

（孩子都悄悄地走去。）

母：（哭。）爸爸！他到底是怎麼樣了？

公：（極力鎮靜，安慰他們。但話語吐出來，十分不自

然。）不要緊！不要緊！——

弟：（突從母懷里掙扎脫，踱步向外狂奔。）我要找我爸

爸去！我要——

（阿弟跑下，外公，外婆，母親一陣隨後追趕。）

公：（狂呼。）阿弟；您往那里跑？

婆：（狂呼。）你到那兒找你爸爸去？

母：（哭，狂呼，招手，）乖乖！快回來！乖乖！……

——三人狂喊亂叫聲中，幕急落。

附註：本篇係根據拙著「孩子底夢」短篇小說稿改編

而成。原是篇童話，既改成劇本，爲了適合舞台的條件，便於上演，所以佈局完全變動了，情節與原著也略有出入，但標題則仍舊。

晏  
\*  
晏



## 古城二章

### 古城

古城是可愛的，  
可愛的是古城，  
浪人之手在她的脅下搔癢了。

我是愛古城的，  
我要揹着她往南國的家鄉去，  
藏之金屋呀！

古城喚，快跨上我的駝峯吧  
浪人之手是粗糙的，  
有傷於你細膩的肌膚呢！

### 秋暮古城行

風雨來，  
風雨來，  
古城之中風雨來；

迷糊的眼睛，  
迷糊的塵土，  
沸騰在迷糊的古城；

因為迷糊了，  
但聽狼嗥虎嘯，  
不見人面獸身，  
風雨來，  
古城行人欲斷魂，  
梧桐哭泣聲。

吳奔星



## 沉落（續）

方家達

### 四

賭，像個無底洞，——漆黑的無底洞，一個人跳進去，就別打那種主意：——想爬出來，日子愈久，愈往下沉，愈沉愈下一直沉落到底——也許簡直沒底兒。

賭的引誘力，跟他媽的那標級娘兒們的奶峯一樣——也許還要那個一點，見了就令人心動，有些人動了一會，也就拉倒，有些人却不然，心一動，就想幹，幹的結果：根據人的某種心理作用，贏了一百，就想一千，滿了一千，還想一萬，總之，子兒不怕多，這個名爲「十進法」，又名：「得尺進丈」，想呀想的，說不定總有那麼一次，也許接連幾次，連本帶利一古腦兒輸掉，輸了更得幹下去，得翻本，越翻越深，一個沒留心，卜冬！翻到黃浦江裡去了！

建平就是一個已經沉落在這個漆黑的無底洞裏面的人，無論什麼重大的打擊和侮辱，他全忍受了，他沒有覺悟，也無法從這個無底洞裏爬出來，那裏實在太黑暗了，沒有一點兒光亮，他看不到一點新的東西，他輸了，他沒別的思想，就只有那麼一個：「得翻本」！

那次在雪地裏，從愛多亞路走回學校，已經天亮，差一點兒，連血都凝成了冰，他從未受過這種苦痛，他却沒想到苦上面去，走進宿舍，不幹別的，從床鋪底下將箱子拖出來，將裡面的衣服，以及能够換錢的東西，一古腦兒搬出來，只留下一部份目前每天必需應用的東西，其餘的全送到大利當去，還有那個金壳子錶，也暫時留在大利當，暫時的；全是暫時的，他老是那麼想，「零存整取」，有那麼一天，他必得從利生公司將存進去的，一次取出來，還有利息，所以送到大利當的東西，也不過是暫時的寄留性質，也許壓根兒不要那些舊東西，有了子兒去買新的，第一，先到南京路 A. B. C. 服裝公司，定製一件冬季大衣，領子要真獺皮的，……呵，呵還得上先施買頂呢帽，那頂呢帽已經戴了五年，實在不像樣，現在加上雨雪浸濕，更得換一頂新的，絲絨的，得買頂絲絨的，……

跟那天第一次和劉大源從利生公司回來一樣，現在雖然經過幾次風浪，遭受過許多從未領略過的苦痛，可是建平的心情仍和那次一樣，始終沒動搖。

他的希望，美麗滿足，堅定，沒個幻滅，永遠在希望

中，英勇的幹下去。……

那天，從大利當換來法幣五十四元，那麼一大包，除開銀因為沒值錢的東西，只換回五十四元，不過，正沒子兒的時候，有一塊錢建平就增加一分力量。那天晚上，他因為昨夜一夜沒睡，支持不住，竟沒去利生公司，五十四塊錢，也在枕頭底下，溫暖的躺了一夜，平安無恙！

第三天，來了一個喜信兒，家裡寄來五十元，建平更沉有了勁兒，這不是又增加了一隊，「生力軍」！

五十加五十四，等於一百零四。

建平在二百零四之中間先提出四塊，作為一星期的伙食費，其餘一百，分作兩批出發，前隊五十作為「先鋒」，後隊五十則留為「後備」。

這是一個緊要關頭，他準備「肉搏」！

再不然，——那就糟了！

一個人的命運，彷彿一隻船在水上行走，遇到好日子，好地方，風平浪靜，兩岸有花有草，風光明媚，河底下，不那麼凸出來一塊石頭阻住去路，也沒那些險灘，順着水流溜走，一點兒也不感到困難，很順利的達到目的地，如果遇到一個打雷下雨起狂風的壞天氣，又是那麼一條彎曲的河流，也許是一座無邊際的大海，浪打船頂上翻過，險灘怪石，時刻碰到，一個沒留心，頂朝天，翻了！也就糟了！

糟了！建平也糟了！

不到三天，兩隊「人馬」拚命的「肉搏」以後，「前鋒」全部覆沒，「後備」相繼陣亡，沒剩下一兵一卒，那就是說一百塊，沒剩一個子兒回來，——又輸了！

老是這麼存進去，一個子兒也沒取出來，可不是路！建平未免着慌。

——這怎麼辦？

深夜，建平躺在床上跟個兒打商量，突然他的思路轉到一個光明的方向：

——這樣幹下去，可危險，住手，馬上住手，別再幹，戒掉，像戒煙似的戒掉，下決心，得下決心！

可是，這光明，在他心中像閃電一般，只一閃，便迅速的溜走了，又為黑暗包圍，一股盛大的憤怒刺激他，他緊緊握着拳頭！

——媽的！不嘔這口氣，翻本，得翻本！

「翻本」這兩個字，一直沒離開他，像一條蛇，緊緊地纏住他，愈纏愈緊，他就愈往那個無底洞裏沉落下去。

依然逃不出那個「邏輯」，已經「寄存」再想「整取」，就得「翻本」，「翻本」就得有子兒，沒子兒就得想法兒，在這個「三位一體」的「邏輯」下，不到一個月，凡是能夠開口借錢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建平的債主，就只李秉章一人頂下，新舊帳目已經達到八十，李秉章已經向

建平切實聲明：「舊帳未清理以前，免開尊口！」其餘各位債主，雖然還沒有那樣慎重宣佈，建平自個兒明白，再借一筆大數目已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建平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苦，計劃中的絲絨呢帽，細皮領子新大衣等等，當然辦不到，現在連身上那件沒皮領子的舊大衣也寄留在大利當，洋服當舖不收，沒了大衣，這樣隆冬的天氣，洋服沒法穿，箱子早已空了，身上穿的只是一件薄棉袍子，棉花太少，像件夾袍，看了就打寒戰，他却不成到冷，他顧不了這個也忘了冷，如果這樣下去，每天的伙食，都得發生問題，他身上，床上，箱子裏，再也想不出法兒，那些能夠換錢的東西，已經變成一大疊當票，計算起來總在三百多，加上先前的現金，借來的債，總共存入利生公司已近八百元，這筆數目，在一個每三年從家裏只能夠拿到七百塊的建平，着實撐不起！

在鏡子裡面，他看到自己，自己有點兒吃驚，變了，完全變了，臉上應該有肉的地方，全凹了下去，骨頭很顯明的暴露出來，皮膚蒼白，彷彿帶了一付眼鏡，不知在什麼時候，眼睛周圍，多了那麼一個黑圈兒，用肥皂沒命的擦洗，也無法去掉！身上那件夾衣似的棉袍，多塞宿，皮鞋幾個月沒上油，不再發亮，他突然驚訝了起來：「我怎麼變成了這個模樣！」

自個兒也摸不清缺了多少課，反正偶而上課，一顆心

老放那顆骰子上面，書本上的每個字，全像一顆骰子似的，在他眼前活躍。因此，那些教書先生，在他眼裡有時也像個「值攤」的人。

生活沒有一點兒規律，夜間，應該睡的時候，多半坐在利生公司，白天，不應該睡的時候，却在床上做夢。吃飯呢，有一頓沒一頓的，他可從沒感到過餓。

同學們，全知道他的生活狀態，截到最近止，大半都和他疏遠了，遇到他白白眼嘴一歪，有時也許來一句：

「今天你又到利生公司存了多少？」「零存整取」，你什麼時候一次取出來，請我們吃一頓，哈哈。」

句子的尾巴，是一個清脆的哈哈，這種哈哈建平聽到却感到不大舒服，哈哈的，就有那麼一次建平跟那個姓朱的矮個子，打了一架，兩個皮破血流。

建平有他的信仰，一貫的主張：賭；並不是一件沒有人格的事情，說了固然高興，輸了又有什麼難堪，更不算是恥辱，人生不就是賭麼？社會仿如一個大賭場，那裡而有各色各樣的賭，每個人有的拿生命下注，有的則用人格作孤注一擲，有些人賭術高明身邊帶了假骰子，用騙的方法去獲取勝利：那筆長得「肚滿腸肥」的軍閥官僚以及一切不做事而反有舒適生活的人，他們擁着鉅萬資產，那些子兒不就是從那個大賭場用騙的方法贏來的麼！建平憤憤的發表他對賭的意見：「像我不卑不鄙的手段，不用騙，

老老實實的賭，有什麼可笑的，我是輸了，可是「勝敗兵家常事」，這算什麼！賭，不管輸贏，得繼續賭下去，沒錯兒。

日子過得很慢很苦，一個時刻計劃怎樣「翻本」，而再沒法找子兒做本錢的人，生活是苦的，心裡更苦，周圍的一切事物，全帶着苦味兒。

寒假近了。

## 五

期考開始的時候，建平的生活愈來愈緊，簡直沒法兒打發走每個日子，債主們因為「返里在即」條商量好了，全向他索債，一個子兒也不能少，先前是好朋友，到了索債的時候，馬上成了仇人，李秉章更兇，他竟向建平說：「錢不還清，就得扣留你的行李，別打算走」。

建平沒言語，他心裏明白，錢的力量比什麼都大，借錢當然得還，另一方面，「翻本」又緊緊抓住他的心，他在這雙層壓迫下，心口上像堆了一塊大石頭，搬不開，抬不動，給壓得透不過氣來。

要搬開，要抬動，容易！得有子兒。

有了子兒，天就亮了。

期考完了一半，建平連自個也摸不清怎麼考的，有那麼一次，是考化學原理吧。那一本兩斤來重嶄新的原版書，擺在桌上照抄，他翻了半天，老找不到那幾個題目，

在那頁上面，差一點沒問那個「值擺」的人。

這時，家裏寄來路費八十剛一取回來，就為債主們包圍，大夥兒平均分攤，完了，可是還得三個八十，才還得完債。

沒了路費，怎麼回家，幸而建平壓根兒沒想到回家。

沒翻本，欠了一身的債，加上這個寒債樣兒，有臉回家？

他生就了一種極端的倔強性格，幹就幹到底，不將利生公司那筆存進去的數子連本帶利取出來，別打算回家。家裏來了路費，也來了信，信上說半年不見，等他回去過年。

過年，今年得在利生公司過年。

沒子兒就得想法兒。

可是：——

箱子裏空了，床上的被褥可不能送進當舖，夜裡沒查的，不會送命？沒命還想「翻本」，命可不能送！借，那已經是條死路，別再做夢，當，借，全辦不到，就止有偷，搶，建平想到這兩個字，全身就起了一層鷄皮疙瘩，這個他情願送命也不能幹……。

沒子兒就得想法兒，可是沒法兒想了。

沒法兒想了，就拉倒不成？

不成，不成，一萬個不成！

「天無絕人之路」。建平不是從今以後，更相信這句名言麼？

沒法兒也得想法兒。

白天想，夜裡也想，想呀想的，他想起一個法兒，那法兒，給家裏去一個「航空快」！信是給父親的：

「本年寒假決定留校，校中今年開有特別班，男留此可多讀十二個學分，下次暑期如留校，亦可多讀十二個學分，因此修學期限，可縮短一年，男可早日畢業，並可省去用費數百元，一舉數得，諒大人亦甚贊成也，寒假留校用費約需一百五十元，頃蒙寄來之八十元，已作添購圖書之用，請即日匯下為禱。……」

信寫好，他自個兒伸起手來在臉上打了一掌，「拍」！這是他第一次向家裏說慌，打完了心裡就舒服了，為着「翻本」向家裏說次把謊又何妨，是麼？

一百五，他有把握，家裏準會照發，來了怎麼辦呢？可不能還賬，他有主意！這筆錢寄到的時候，大考完畢，那些債主們已經將路費八十平均分配，空氣和緩了一點，到那個時候，大夥兒忙着回家過年，未必真個蹲在學校裏跟建平索債？不會有那樣兒的事！

那麼就：——當然得：

翻本！

有了主張，也有了希望，日子就跑得快了，一切都如

建平所推測的，大考完畢，建平與債主們「惡商」的結果，居然沒跟他拚命，走了，這筆債建平以人格作担保，約定留到明年開學的時候還還，債主們全是一些年青人，心腸可硬可軟，硬的時候，沒命的幹，一軟就像一團棉花，不像有些長了鬍子的脚色，一個子兒就是命，臉上笑，心裏一把刀，索債像要命。這是學生子值得讚揚的地方。

家裡的錢也寄到了，一百五，整整一百五，并沒讓價。

建平突然有了子兒，心裏樂，就像長胖了一點兒，也有了精神，可沒去大利當贖當，一顆心早跑到利生公司去了。

在沒去利生公司以前，建平從銀行取回大洋一百五十元，回到學校，當夜，又是整夜沒睡，他取出從利生公司迭次帶回的「路子單」，仔細研究「寶路」，結果他得了一個結論，「老實」多，「跳實」少，「那麼」他決定以後的戰術：「以後橫豎跟「老實」下注，「別再三心二意，慢慢的，別慌，總有一天，得「翻本」的！」這是一個緊要關頭，如果再存入，利生公司一百五，那真沒命，那筆債，下期開學，沒還的就沒臉見人，還有自個兒身上的衣服，還有……

他作了一次精密週詳的計劃，這次「志在必勝」，只差沒上城隍廟拜菩薩許願，——他不信這個！

苦幹！得苦幹！

第二天，夜間，他又坐在利生公司二樓那個骰子檯，前努力苦幹了。

六

日子一天一天的走了，拖不住，扯不回來，寒假不知不覺地過了一半。

建平連日在利生公司苦幹的結果，一百五，也存入一半！他又輸了！他的精密週詳的計劃，一進利生公司，不知怎的，就全不實用，自個兒的思想，再也不聽自個兒指揮，起先決定押「老寶」，到了這個時候也跟着人家押「跳寶」，偶而贏了，到了自個兒規定的限度，不走上希望一次將「本」翻過來，輸了更上火，恨不得將自個兒的身子也估價大注，一切的計劃，打算，到了賭場，似乎全不合理，全爲那股濃厚的煙味兒趕到三千里以外去了，沒影兒！

這樣，就——  
又輸了！

剩的那一半，在箱子裡輸得正舒服，建平像欠了利生公司一筆急債，跟着，在幾天之內，又急急忙忙的送到利生公司，於是最後的那隊「生力軍」——一百五十元，結果如數清訖。

底兒，他快沉落到底了！再也爬不上來。

漆黑！冰冷！

他整天的躺在床上，想哭，也想打人！他伸起拳頭在空中搥擊，可是他不知道應該安放在什麼地方，就頹然的放下來，將頭蒙在被裡，心裡一酸，兩顆眼淚就擠了出來。……

他想到家；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以前的生活，以前的生活，像一個夢，雖然平凡，却親切而溫暖，沒有憂慮，沒有苦痛，現在，連自個兒也感到奇怪，眼前的一切，全換了一個樣兒，爲什麼要弄到這個樣兒的呢！

起先，他希望多有幾個子兒，讓自己能夠多享受；多到上海去舒服一下，可是現在沒找到子兒，沒有舒服，反失去一筆數目不小的款子，遭受了許多從未受過的苦痛，所有的美滿希望，全爲那三顆骰子打個粉碎！

——這條路竟走錯了麼？

自個兒問自個兒。「幹下去沒錯兒！」這一貫的主張，在他心中開始動搖，他越想越糊塗，沒個人告訴他，答覆他，將他從這個無底洞裡用力拖出來，「翻本」這條蛇仍纏住他，苦痛他，他不知應該馬上住手，還是打個電報給家裏說自個兒突然重病，再向家裡騙下去，弄一筆款子，一直幹下去。

寒假快完了，不久，就到了開學的時候，那些債主到了學校，怎麼應付？難道就這樣算了不成，何況自個兒已

經沒法兒再找子兒，每天的生活就無法解決。

建平正在苦痛萬分猶疑不決的時候，上海的時局突然緊張起來，××竟向市政府提出最後的要求，說不定馬上就會開戰！

這是一個炸雷，將建平從夢裏猛地驚醒過來，還債，贖當，翻本，利生公司，和那三顆可恨又可愛的骰子，全爲這個炸雷一古腦兒轟走了！他沒心思再計劃那些事情，目前的問題他得馬上解決。

如果戰事發生，在上海，除開學校，他沒有地方居住，到租界上去第一就得有子兒，他正缺少這個東西，學校在城外，也許正在火線上，這樣，他不是完了！

形勢愈趨緊張，每天，有許多軍隊從學校門口經過，到龍華去，樣子像是從別地開來的，煮飯的大鐵鍋，傢具，行李担，跟在軍隊後面，還有砲車，子彈箱。

已經到開學的日期了，學生一個沒註冊，建平心上去了一塊石頭，他的債主們竟沒來。

但他的心上那塊更大的石頭愈來愈重，眼見寒假假在學校裡的同學，一個個的走了，學校當局宣佈本期停止開學，一切的事務全停止進行。

戰爭的形勢似乎確定了。學校附近的居民，大夥兒全在遷居，有幾個子兒的，都往租界上搬。

正月二十八那天，整個學校彷彿遭了大劫，空了！

建平無法再留下去，他只得想法兒離開上海，回家。

回家，從上海到家，有六千多里路，沒子兒成？建平將自個兒剩餘的財產清理以後，頹然的倒在床上，已經沒法兒想了，沒有一個子兒，也沒有可以換子兒的東西，可又不能老呆着等飛機「下蛋」！

楞了半天，他猛地從床上爬起來，他記得自個兒還有大批嶄新的原版書，這是他唯一的財產，始終沒在上面打過主意。

「天無絕人之路」！這句名言又在他耳邊響起來，他將那批書籍，用報紙裹好，飛也似的出了校門，坐上黃包車到北四川路去了。

北四川路上擁擠着搬場的人們，他們全往租界上逃，建平吃了一驚，心裏想：「這樣紛亂，那些收買舊書的鋪子，如果關上門不做生意，我可糟了！」

虬江路是舊書店集中的地方，建平找到一家，幸而那家雖然關了門，却仍繼續營業，他的那批原版西書全是學校裡適用的課本，那家書店收買了，結果，他居然有了大洋十元，他仍坐上黃包車回學校來。

他有點兒傷心，那批原版西書，買來的時候，至少也得五十元，而且還是嶄新的，他真料想不到，這些書籍竟做了回家的旅費。

回到學校，馬上細好被包，提了空箱子，跳上一輛汽

車，直奔黃浦灘。

下午四點鐘，他已經平安的上了一艘太古公司的輪船，這次他破例坐了統艙，他躺在第三層舖位上，心上那塊石頭才撥開，暢快地吐了一口氣，摸到衣袋裡那疊當票，他低低地感歎着，想到利生公司，他全身感了一陣冷：打了一個寒戰，自語道：

——唉！這條路竟走錯了！

第二天，剛天亮，建平醒來，船仍沒開，他買了一份

時報，封面上並排地印上八個紅色大字：

「開北開火！我軍勝利！」

建平看了這個消息，愉快地笑了！

鑼聲響了，接着汽笛嗚叫起來，船離開碼頭，也離開了上海。

天是陰黯的，在下細雨。

※

黃

黃

漢 浙 江 口

棧元參燕甄

人參鹿茸

白燕蒙桂銀耳

老店支 黃一店 岐頭碼 街江頭 瞿漢路 巷中



## 飯館裏

俞銘傳

午餐的時候了，我們鎖上門，走向飯館里去。其實依照正當的時刻，我們還可以在屋子中多等一會，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假若在正當的時刻去，我們則會有將身上僅有的氣力在他人的肩膀間擠掉的危險。

用餐的地方正臨着街路，足有一丈寬的光景，長度總在寬的倍半。在這矩形的屋中，放着六張方餐桌，一張當櫃檯用的長桌，此外，在背面通廚房的門邊角落里，還有一張菜桌子和一個冰箱。餐桌中，一張靠着正面的牆壁，其餘五張則在左右排成兩行，當中留着剛可兩人擦身而過的狹道，而且每張都和牆壁成四十五度地斜擺着，既經濟地位，又每方皆不失其功用。對於如此巧妙的擺法，我的同伴曾讚嘆過老闆經營事業的能力。

這兒做的差不多全是學生生意，并不像一般飯館似的，對顧客獻着殷勤。不論是老闆或伙計，一舉一動之中，彷彿都隱含着「不來就不來，我們是不在乎的」意味。老闆是十足的湖南土產，從頭頂直至頸項，都紅得像戲台上關夫子的面孔。我想要使他的顏色恢復到與常人一樣，非截一個洞，讓他的血液流出一碗是不行的。他的面孔模式，一看到就使想起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中 J. Tardis 所畫的貓臉；不同的祇是他却戴着一副眼鏡——然而正因為這副眼鏡，才更其和那貓臉相像了。但仍然有一點是顯然相異的：決不如貓之聰明狡猾。他的灰黃的眼睛中，他的厚厚的嘴唇上，滿溢着敦厚的優氣；在這二十世紀的東方巴黎，這優氣所令他吃的虧，合計起來總不會不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他的脾氣極易發作，直如國際間潛伏着的戰爭危機；偶然的針眼大的事情也會使他咆哮起來，似乎于他有存亡的關係，而且由咆哮的程度言，他的憤怒似已醞釀久矣，現在僅僅是一旦爆發。當他這股怒氣沖天之時，我真懷疑我的眼睛是否看見他的頭頂上冒着火燄。伙計之中，一個是老闆的兒子，人還和藹，看不出有一點狡詐的形跡；然而他的父親決沒有將優氣照樣地遺傳給他。祇是口吃得厲害，時常——尤其是說比較正經而緊要的話時，要將一個詞句在舌上糾纏一分鐘才能送出牙齒。此外

的伙計中，有一個大約三十五歲，操北方口音，額和額骨稍稍凸出，鼻孔左右的頰上，各有一道清楚的彎皺紋，面孔暗

得得如一個有病的安南人。在全個的面部表情上，他把自己顯得非常蠢笨而略具凶險。另外一個專司配菜的伙計，總在四十歲光景，長着短而密的髮鬚。他對人生的諸方面似有較豐的經歷，比較地會做人：當你態度強硬時，他會親熱地稱你「先生」，用幾句和善的話語撫慰你，使你平靜下來；但在你不注意的辰光，也許會從你的菜盆中除掉兩片香腸或一塊排骨。還有一個很年青的，可以說只是個孩子，身體頗瘦瘠，顏色蒼黃灰暗，眼睛老是打磕睡樣，矚矚然睜不開來。但其唯唯倒第一名高亢，而且第一名喜歡誇耀地以高亢的聲音與波作浪。他生活在飯館中，自然不能將不健康的原因歸諸營養不良；他的食物的滋養成分，說不定都在他的聲帶上耗盡了吧。除此而外，還有一個二十左近的女人，是媳婦，嘴巴微嗽，眼光不時地瞟一瞟某個顧客，立即俯下去，現出想笑而又不好意思的神情。在她丈夫之外的伙計們跟前，她總要顯得自己是個主婦，說話常要帶幾分命令的口吻。

拿飯票換得了牌子，點好了菜，我們便選定座位坐下，一面等候菜來，一面用紙擦着碗筷。大致是因每雙碗筷都附着三張掌心大的白紙吧，碗筷從不洗滌乾淨，老是油膩的，好像非如此，那三張紙頭就白糟踏了，毫無代價一般。終于最年青的那位伙計端着一盆菜走出廚房，聲嘶力絕地喊着「第七號！」絲毫不顧慮到將來有一天他也許會抓到捕房里去，爲的是震聾了別人的耳朵。相反地，他還有些自鳴得意，步武中差不多夾着跳躍的成分，彷彿這樣就能現得活潑，就能遮掩眼睛中的睡意。接着，操北方口音的那位端着另一盆菜來了，將牌子握在手中，連續地叫着：「菜來了，先生，菜來了。」却不知道把菜放到誰的桌子上去。「到底是幾號呀？」飢餓的客人不耐了，而這才提醒了他：「啊，先生，我來看一看牌子。」

客人來的漸多，飯館漸變成擁擠的交易所。咀嚼聲，碗筷聲，談話聲，拖凳聲，伙計叫喊聲，老闆吩咐聲，再加上厨房里鐵鍋敲鍋聲，哄哄嘈嘈，幾乎要將客人衝出門外去。客人們——一部分是照例穿着浴衣和拖鞋的——有的等菜等的耐煩，開始用碗底擊桌子，恨不能讓伙計們吃幾個耳光；有的乘隙佔據先來者的坐位，將先來者定座的牌子偷偷移到桌角上去；有的用紙頭揩自己坐的一方桌子，將醃醃掃到別一方就算了事；有的從別人腋下擠向前方，伸手往飯桶中爭搶飯瓢；有的則像舊衣舖櫃檯前叫賣的店夥一樣喋喋不休，彷彿要把他的家事一股腦兒宣佈出來，讓人家當菜樣地和這一道吞入腹中……而作爲這混亂與嘈雜之壓卷的，是門口那茫然而滿是優氣的老闆的紅面龐。

我們吃罷飯，連喝幾口湯，湯匙好不捨得去開。一當立起身來，我們的凳子立刻被別的屁股壓住了。于是乎，高聲的：「喂，揩檯子！」于是乎，更高一點：「啊，來啦！」



## 除夕

張洛蒂

姜新方在墻角下的麥草舖中再也睡不下去了，一翻身坐了起來，屋裏的烟像濃霧一樣，什麼也看不見——在他自己的經驗裡馬上就明白是大孩子長江在門後的鍋裡做早飯了。

他披着那身沉重的破棉襖，扣也不顧得扣的便拖了鞋半向外走。那一縷金色的陽光，仍故意開玩笑一樣猛烈的向他刺來，他有點昏眩的向後倒退了兩步，一個破爛的瓦洗臉盆「啞」的一聲狂叫，立刻被破碎了。

「鬼兒！誰把盆放在當門口？」他狠狠地咒罵了一句。接着像把這件事忘掉了一樣，揉揉眼睛，向着門前的大道望了望。

「爹爹！我要起來哩！」睡在舖裡的剛滿七歲的小菊，像睡得不耐煩的這樣嚷着。他回過頭來，看見地上的瓦盆碎片，用腳推向一邊去，就踏進屋裡來。

長江看見他進來，放下火棍很快的站起來，讓他蹲到灶洞口去，這是入冬以來的習慣，灶洞口那一塊暖和的樂土，差不多是他的專用品。也許是燃着鷄毛或驢糞的緣故吧，一陣奇異的臭味，強烈的刺激着他的鼻孔，他痛苦的

咳嗽着，拿了火棍，撥一撥在灶洞中正燃燒着的孩子們從街頭掃來的柴草。他滿腔的煩惱，像借着咳嗽傾吐出來一樣，終於沒有說什麼。

他站起來在那積滿了穢塵的窗台上，摸出昨晚放在那裡的早煙袋，在灶洞口的火光中，拂拭去那像鏽一樣固着在上面的穢土，從灶台邊端下那個菸盆來，裡面放的菸片。他看見了菸片，便聯想到他最小的姑娘小菊，不由的抬起頭來，向着墻角下的舖上望，長江正在蹲着給小菊穿衣裳，他看着小菊的飢餓的面龐，他垂下頭來了。

室內的煙霧漸漸的收斂了，陽光在窗縫中射進來，在那安放在正中間的一盤沒有賣掉的豆腐磨上，印上了一朵光影。他像有點不放心的第二次向小菊望時，一雙烏溜溜的眼珠，帶着可憐的光芒，向他射來。他重新低下頭來，嘆了一聲，裝上菸在慢慢地抽着。

「爹爹！你吸菸片……菸行停磅啦！開磅我再拾，拾一大籃子，噯！」小菊走到他的跟前，呆呆的望着他噴出的煙霧，懶懶的這樣說。原來那些菸片，是從菸行裡檢來的。

除痕。

「坐在這裏吧！外邊冷！」他說着提過一個半頭磚來，在有火光的地方，叫小菊坐下。鍋子裏的水，噹噹的叫起來了。他抬起頭來正要喊長江，一眼看見二孩子長海和三孩子長河，都在用一條麻繩向自己的不合身的破襪不堪的棉襖上使勁的縛，活像兩棵「撲楞頭」的白菜。他們像耐不住烟和火的刺激，拚命的打着噴嚏，淚在積滿了眼屎的眼角上掛下來，在那青蒼的臉上，清楚的劃了兩條跡

「鬼兒！還不快洗臉去！」他看着生氣了。

「大哥！洗臉盆哩！」長河找不到洗臉盆這樣問。

「媽嘍！一敗家子，東西隨便放，明天把頭放在車轍

裡去！」他想起剛才踏碎的盆子，罵了起來。

鍋裡的水，叫得更厲害了。長江不哼一聲的掀起了鍋蓋，把切好的紅薯，撲撲拉拉的倒在鍋裡，水花迸濺在小菊臉上，兩隻小手不停的拂摸着，但也沒有說什麼。他狠狠的向長江睜一眼，他想：盡是這些不爭氣的東西！他使勁的咬着烟袋桿，一縷縷的濃煙又噴出來了。

室中很靜寂，鍋洞中的火在熊熊的燃着，鍋裡的水也在嘩嘩的沸着。他在不停的抽着烟，望着鍋洞中的火光出神。瘦削的臉，映着火光，在泛着駭人的赤色。

「爹爹！鉄林叔叔叫你哩！」

他哼也沒有哼的站起來，抖一抖身上的灰土，走了出

去。長江坐在他坐的地方，繼續的把柴草填到鍋洞中去。一陣熟紅薯的香味，怪刺激人的在室中流蕩着。

「紅薯熟了，我喝三碗，不，我喝四碗！喂，大哥！」小菊站起來伏在長江的肩上，撒嬌般的說。

一陣兵兵兵的鞭炮，遠遠的傳來。長河和長海三脚步的跨進來，喘吁吁的向坐在鍋前的長江說：

「大哥，獅子社的神棚搭成啦！你聽燒香哩！」

「今黑（晚上）就過年哩！」長江向他們說。

長海，長河也蹲在長江的身邊去。

「咱媽媽，今天不回來嗎？」小菊睜圓了眼睛問。

「爹爹說，今天要回來哩！」長江說。

「喂，媽回來給俺買對新襪子！」長海得意的說。

「也給俺買一對，就是不給小菊買！我不管！」長河

故意的給小菊開玩笑，不料小菊却哇的一聲哭了。說：

「大哥，你看長河說媽不給我買……」。

「小菊！不要哭，媽媽給你買，還給你買一頂花帽子

，上面繫着一隻花蝴蝶。你看那鬚搖着，翅一搦一搦的，多好看！」他一邊說着，一邊用手中的火棍，一上一下的擺動着，小菊也笑了。等他回過頭去，正要用火棍打小三的時候，不料小三早已跑到門外去了。碰巧迎着回來的爹爹，又是一陣的風聲，室內立刻又沉靜了下去。

鍋裡使勁的叫着，熟紅薯香流蕩在各處。

「小菊！你哭啦嗎？」他接住長江盛給他的一碗紅薯，隨手扯住坐在灶洞口在揉着淚眼的小菊，這樣的問。

「媽媽……媽媽……回來不……」她嗚咽起來。

「小菊，不要哭，媽媽今天就要回來哩！」

「……三哥說，媽媽回來不給我買襪子……」

「買，買，不要哭。吃罷飯，我到你姨娘（外祖母）家去，提他一大塊肉，兜他一籃白饅頭，你多吃些，不給你三哥吃」。他勉強的壓抑心頭的辛酸，安慰着小菊，她把淚拭在袖子上，端起碗來把紅薯塊來咀嚼。

早飯後，他提了一個破籃子出去，孩子們微笑着望着他的背影。「希望」像夏夜的蝙蝠一樣，在他們的心中打着迴旋。

「婆婆，弄肉去啦！」小菊的聲音。

「也有白白饅頭——」長海說。

「今晚就要過年囉！」是長河的聲音。

只有十五歲的長江，在默默的洗滌碗筷。他們的話，他像沒有聽見一樣，終於沒有說什麼。

姜新方家五年以前在塔寺村中，本來是數一數二的殷實戶。七十多畝好地，喂了一槽牲口；另外又養了兩匹馬，上好的馬駒，靠得住每年弄兩匹，無論行價多麼低，換百把塊錢是不費事的。豆腐店常開着門，終年響着隆隆

的轉磨聲，濃密的黑煙，在煙道口開着一朵黑牡丹；開豆腐店是地主們最合適的事，每年集二三百單糞，那就是幾十石麥子；喂三五十條豬，車站上漢口的客一來，三百二百的伸手就能拿過來。一輛馬車，收拾得最講究，蓆棚子老是新的，在放着亮光。前後八村，辦什麼嫁娶喜事，總是要來這裡借用，尤其是那個趕車的大把（伙計），鞭打得真够漂亮，在村東頭輕輕的捧上一鞭，在村西頭的老太太也會聽見，趕快的拉過來正在街心玩着的孩子們，一面向着孩子們說：

「快跑吧！快跑吧，車來啦！」

他的父親姜德林年輕的時候，受了不少的罪。憑着那兩隻粗胳膊，掙起這一份家私，提起來是誰也佩服的，因為那時候僅有四畝墳地。後來作點什麼生意，發了財，生活比較的安適多了。新方二十五歲那年，他便把家中的一切交給了這個大兒子，自己去過他的悠然的愉快生活。只要天暖池塘裡有魚的時候，他總是戴着大麥桿草帽，在那裏垂着釣竿一坐就是半天，天一冷坐在馬房裡聽在城裡上學的第二個孩子，給他說三國演義，除了車站上猪客來的時候，他問一問漢口的豬價高低以外，差不多什麼他都不問的。但他有時也很忙迫的，因為他幼年的時候，從外祖父那裏學得了一點接骨術。他高高的個子，很合「漢大心實」這句俗話。哈哈常掛在嘴角上，對人非常和氣，所以

大家都願意去請求他。不論他在什麼地方，總有人抱着正在哭號着的孩子去接骨，甚至十幾里外也有人拉車把他請去的。因此他和「鄉民」很和睦，不論誰提起他，都表示相當的敬重；就是那幾個善儉莊稼的地痞，也向來不動他一穗麥或半棵豆的。

他的計劃是很好的。他叫大孩子照應着莊稼，二孩子到縣立師範去讀書，將來可以在映塔寺的小學裏當一份教員；三孩子太笨，在家裏學做莊稼。依他的計劃，這個門戶有五年就會有兩頃地的。

然而，兵，匪，水，旱……這些黑暗悽慘的禍事，頻頻的加在塔寺村的百姓身上，把他們水泡一樣的夢刺破，生活一天一天的困難了，尤其是姜新方家，更清楚現出窘像來。

豆腐店不成生意，豬也不能養肥了，縱是辛苦的養一團豬，車站上再也不來客人了；賣給本地的屠戶，簡直十塊八塊錢也難起得出，甚至有時候會被那些窮光蛋的豬行連根搬去！馬母常常安不上種，即如安上了，產出來的蛋兒，像一條瘦狗，腿歪眼小的不成個樣子，當然不會換得好價錢的，結果也只好把馬母賣去。

這些不幸的事情，在姜德林簡直是制命的打擊，在他心中深埋着的黃金色的美夢，到現在完全粉碎了。最使他失望的一件事是：兩年前八月十五那天下午李長有那桿土

匪在塔寺村竄過去以後，雖然在村上拉的一百五十張肉票中沒有他的一張。許多人都說他洪福大；但是他家中喂了多年的那對鵝，却在一月以後失蹤了。他知道並且很堅決的相信，鵝走了便是家業衰落的開始，同時因為拉票過多的關係，塔寺村立小學一個學生也沒有了，第二兒子的教員位置，成了一個泡影，這些成串子的不幸的事，在他的腦中奔騰着。而十有九回，便歸罪到鵝的身上。

——鵝去了，福也跟着去了！

這樣的思念抓住了他的心，像一顆橘子乾了一樣，永遠地展不開了。愁慮常掛在臉上，不常見他哈哈的笑了。池塘的邊上，再也不能望見他釣魚的踪影了。

姜新方，這倔强的青年人，他以為種莊稼既然不能發財，也該做生意了。於是每年到周口去趕一羣牛犢，到西北幾縣去賣，或者到漯河去販兩包紅糖，批發給附近幾個集上的雜貨店去；或者到臘月起「年集」的時候，辦百把塊錢的年貨，像香，紙，臘燭之類，用伙計担着，起五更趕集。

「這趟生意恭喜！」村上的人問他時，他老是這樣的回答；「差不多，賺百把塊錢！」

實際他是個外行，同樣的貨物，人家能起出利來，到他弄的時候，却老是賠累不少的。但他總是不服。

——人家能賺錢，我怎麼不能？

他總這樣想。結果只有背着父親兄弟們去借許多月期——月利五分——來作第二次的冒險。希望着賺了錢來填補上次賠損的窟窿，結果仍然是賠累了，但他仍然那樣的幹下去，他並不失望和翻悔。

他抱着極大的信心，要把破敗下去的家庭重振起來，每次生意的賠累，他總以為機運不巧，總有一天會碰到機運上，多少賺幾個，把塌下的一點窟窿，馬上就會填平。他爲使他父親姜德林稱讚他，常常把百二八十塊錢，放在手裡故意叮叮的響着。姜德林把微笑掛在嘴角，常常的這樣想：

——哼，他媽的，有人就不服窮咯！街上那些王八蛋，說我日子窮，我的日子可真窮啦？他媽的娶老婆，幾天沒用我的馬車啦！壞心的鬼兒！我偏要爭氣，總還有借我的馬車的一天……

他看這着將姜重興的家業，莫名的愉快充填在他的心頭。更使他欣慰的是第二個兒子又在十里外的一個村上當了小學教員，三兒子老實的趕着牲口補田，家庭間沒有閒人，便是重興家業的先兆；兩年前失蹤的鵝，他也不再提起了。

街上的人，早看透了姜新方玩的把戲，在樹蔭下休息的農人，老是在吸着旱烟，在唧噥着；甚至那些割草的孩子們，在姜德林走過去以後，也會說：

「這老頭子，長就個受罪臉哩！」

他們除了爲他擔憂着將來要受苦以外，只有閒談的時候，像說故事消遣一樣，把這件是唧噥着。別的是沒有權力來過問的，尤其沒有一個人肯去告訴姜德林一聲。就在那年的尾上，有一家的月期，因爲八九個月的利息沒有交上，債主尋上門下，吵鬧起來了。

這個晴天的霹靂，驚呆了在做着黃金色夢的姜德林。二兒子和三兒子，有些氣憤的站在他的跟前，因爲他們從記得事的時候起，家庭裡沒有使過「月期」；就是姜德林年少推獨輪車的時候，也沒有借過這吸人腦汁的毒虫——「月期」，來生活的。

他按下氣憤，把新方叫到跟前來問：

「那是春天，到漯河買那兩包紅糖跟那九包鹽的時候，一時錢趕不上，暫轉借啦五十塊！」他咳嗽了一下，翻起眼看看父親沉鬱的臉色，「這是我叫他讓點利錢，他高低不讓，才吵嘴哩！」

「你這孩子真是胆大，你不知道「月期」厲害，你偏要去用「月期」，咱塔寺村，三十年前有多少好戶，馬車套出去有三十多輛很好哩！到現在都窮啦！他們沒有一家不是借「月期」，慢慢出利，終於把房產全給人家哩！」姜德林看着站在門邊，有幾分慚愧的新方說。「你也有兄弟們，你也該給他們商量一下，嗯！」

「有錢，還有二百塊錢放着哩！」新方說。室中暫時寂靜下來，空氣沉重的像一塊鉛，重重的壓着各人的心，尤其是姜新方，感到了極大的不安。

「爹爹！俺大哥有本事，俺也不跟他享福，家不如分了好，反正你……」二兒子，鼓了勇氣說。

「也好，我聽說『月期』多啦，也不是這一宗」。三兒子說。

除  
「爹爹！」新方跪下來說：「千萬可別分家，分開，這家人家就毀了。咱能叫人家看咱哩笑話嗎？」他不覺滴下淚來。

「鬼兒們！長大啦！會給我分家啦！您哥雖說借了點『月期』，可是『南跑北奔』哩，想把家業弄好，也滿對得住您！眼看說有希望啦，您就分家嗎？您真是想着小鍋飯吃着香啦！括利干脆說吧！有我現在，別想……哼！」老子顫抖的說着。

「您可白（不要）聽外人哩話，把一家好人家弄得『五棚十三』的！自己也都二三十歲啦，可不要說小孩話！」停了一下，老頭子這幾句比較溫和的話，把這齣難劇閉幕了。

老二和老三也都嚟下了淚，不再敢說什麼了。

三天以後，又露出兩宗『月期』來，共有一百五十塊的樣子。這一下可把姜德林老頭子氣壞了。再也攔不住孩

子們的『分家』主張。新方的哀求，他再也不願聽了。終於決定分家，不然這樣下去，他自己也有挨餓的危險呢！他想。

分家的那天，前院客房裡集滿了人，幾個年長的族人，和一些知己的親戚！另外是一大堆債主們。姜新方蹲在馬房裡，哭得說不成話來。想着苦苦支撐着的家業，然而，仍然是衰敗了，想到……他放聲痛哭了。

午飯後，把賬結了一下，『月期』竟有二十多宗，數目在千元以上。當這個消息由撐着算盤的人說出來以後，站在院裡等着打聽數目的媳婦們，像死了爹娘一樣，號陶大哭起來。在客房角裡坐着的姜德林聽說了這樣的一個數目，他還不很相信，等他特別的把算賬的那個數目清算了一下以後，他氣得暈了過。兩個兄弟，站在門後，氣得說不出話來，只不停的在拭淚。

實在把莊田賣盡，也不够債主們的『月期』哩！眼前客房裡的二十多位債主，就沒有法子送走，將來的生活更是沒法設想的。

姜新方的兩個弟弟，不願分一畝田地，甚至房子不住一間也好，無論如何不負『月期』的償還責任，因為把什麼都賣掉，也是不够用的。後來經許多的人說，把房子留給他們住，其餘的田地完全交給債主，要他們平均分配。在債主們的苦衷的面色中，這件事算結束了。

姜德林老頭子，也就在半月後去世。

姜新方帶着妻和孩兒們，只得挪到豆腐店裡來住。這樣的由小地主的地位，突然變成了窮光蛋，在孩子們雖然不知道什麼，但在妻的心中，却是比死還難受的事。在她氣不得開交的時候，她便開始咒罵：

「你這沒良心的賤人，鎮天不響不響的去借『月期』，弄得頭比屁股還大，你坑死了咱兄弟及那些侄兒們，沒有半畝田地，你叫他咋（怎麼）個過法！咱這一窩孩子，你請叫我拿吓把他們養成人？噯！你這沒良心的人！」接着便是一陣痛哭，孩子們也哭得眼淚糊糊的，雖然他們不盡懂得母親的痛苦。

「他媽的×！你也別說啦！我早知道有今天，可是那有吓法哩？我早知道月期借不得，可是我也是爲的賺錢哩！我並沒有胡擲掉一個！」他說。

「你賺哩怪好，快把一家的命賺進去啦！」

「你再不要放那些閒屁！這幾年咱家的人，也跟着吃啦，喝啦，穿啦，也不是我自己受用啦！」

「你老有本事，我看你以後有吓法。孩子們能吃風扇末？孩子們跟着挨餓，看你……！」

「沒要緊，你不要擔心！瓜不苦不甜！受幾年罪，沒有多大那個！有這三個孩子，我總不服窮，一個雞子都帶兩隻爪，一個蝦蟆也有四兩力哩！哼！只有你們娘們胆小

，老是怕餓死！」

「唉！……」妻看他不可理喻，也就不說什麼了。

二月間的南風，吹醒了各樣的花草樹木，但吹不飽人們的空肚子，池邊的楊柳一天比一天的綠，人們的臉一天却比一天蒼白瘦削了。塔寺村的婦女們，天天帶着孩子們到野外去剝野菜，就是連根拔起來，也不能填飽人的肚皮。榆錢，柳芽甚至不能吃的什麼葉兒，都摘了下來，煮一煮，連稀帶稠的吞下肚去。他們撐着沒有一點力量的身體，像是一個木製的偶像，頭暈暈的滿眼飛着成羣火星，像是夏夜的流螢。他們把一天當做一年的度着，每個人的家裡的穀囤都是空着，因為去年大旱，沒有收到一粒穀。而地裡的麥苗還像綠一樣停在那裡。

——到麥熟時，不是要餓死嗎？

這樣的憂愁，像火一樣焚燒着他們的心。

姜新方用盡了所有的方法，再也不能生活下去，那只有「逃荒」的一條冒險路了。妻雖然不願離開家鄉，想着再挨兩個月就是麥口，但她看到孩子們的眼睛漸漸大了，面頰也一天天的瘦削下去，像重病一樣的，眼看就要餓死了。

——唉，逃出去吧，眼看着孩子餓死嗎？……等着麥熟麼？地一畝也沒有啦！等什麼哩！……

她再三的意思了一番，還是到外邊去冒險一次，看看有沒有辦法。她的意思是要把長江搬到家裡，到他姥娘家去做幫工。少出去一個人，少着一個人的急。可是，姜新方的意思却不然，他以為到外邊以後，假若做小生意的話，能幫忙的只有長江。最後他說：

「出門都比家裡好混，他媽的×，提個花生籃，一天也能賺他吊二八百的；也够一個人吃了！帶他去吧！把他一個丟在家裡，也怪不好意思！死活「就在一塊吧！」

二月下旬的一個上午，天空沒有一片雲，只是一望無際的蔚藍，伸展在無垠的天邊去。金黃色的和煦的陽光，夢一樣的照着塔寺村。白楊呆呆的站着，幾隻鳥鴉像餓得沒有力一樣，懶懶地在枝上臥着曬太陽。楊花一種一種的垂着，像垂着無數條的淚痕。柳葉格外的發綠了，池塘的雜樹叢，遠遠望去倒有幾分青翠了。斑鳩像夢囈一樣，咕咕，咕咕咕的叫着；三四隻竹鷄在竹園裡像見了貓一樣，驚駭着，咕叨叨，咕叨叨的喊叫。幾隻白鴿，在晴空中間劃着圈子，像幾枝光箭在空着滑過。

姜新方決定今天要走了。

他把所有的東西，裝在一輛破爛的獨輪車上，前邊特別的拴上一條繩，預備着妻和小菊走得疲而在坐車上以後，要長江幫助他拉。

他把這件破爛的東西裝上以後，便把門關上，加上那

把破鐵鎖，又用抬來的泥坯把門封住了。回頭來看着菜園裡的幾畦韭菜，已發出寸長的嫩芽；靠東邊的幾棵蘿蔔種，在開着小黃花，幾隻蜜蜂在嗡嗡的飛着。他想到這塊肥美的菜園，已經換了主人，心腸素硬的他，也有點凄然了。妻在暗暗的垂淚，孩子們看見門用坯封住，也有莫名的凄惶了。

——誰想到會有今天？出去也是餓死！妻想。

——她媽的×，總有辦法，二年以後，也能發財回來。他像到寶山去一樣，很有把握能夠發財回來一樣的想着。塔寺村在他們的背後消失了，像村上的人忘記了他們一樣，他們完全把故鄉忘掉了，只有向着茫茫的前途，伸展着希望的翅膀。

「到珍州去吧！聽說那裡很容易發財！」他說。

「唉，說吓發財，只要餓不死！」妻說。

「又是這一套，怕死不要去！」

「到那裡幹吓事哩！」妻趕快把話轉了彎。

「幹吓？都跟娘們家一樣，那只有餓死」，拭一拭額上的汗，他又接着說下去：「到珍州以後，先找着咱們的老鄉田占魁，他是我的換帖老三，在咱家住過幾年，早前在保衛軍當過副官，後來軍隊忽啦（失敗）下來，就在珍州文昌街開個茶館，只要找着他，他地面上人也熟，那什麼都好辦了。……！」

「媽媽！紅薯掉了！」坐在獨輪車上的小菊，忽然的叫起來，把他的話打斷了。車子稍微停一下，她拾起那小菊指般大的小紅薯頭兒，交給小菊，狠狠的說：

「好好的，就你事多！」

「到那裡以後，你給人家縫縫補補，你看着不濟多大事，每天弄個吊二百，也不是難事。珍州人比不得咱們這裡的做莊稼人，把錢看的像磨那樣大，任憑丟臉也不肯破錢的！那裡的人，賺錢也容易，做一雙襪底，至少也給幾個毛二八分的。咳！咳！」他咳嗽了一陣，拭了拭額上的汗，又接着說：「我跟海跟河，在車站上賣豆腐湯，給長江弄個烟捲籃，天天到街上去賣，……不論怎樣，這幾口人是挨不了餓的！」

「……」妻應着聲，想着這也有道理。

天氣格外的溫暖，在旅途上奔波着的他們，簡直有些熱燥。孩子們把衣裳脫下來，用手提着，拖着疲倦的步子老遠的跟着走。蒲公英，野紫蘿蘭的花，開在大道的兩旁，間或有幾隻蝴蝶在花上翻飛着；莫名的小草給路的兩邊鋪上了兩條青帶。遠村在晴朗的陽光下，汎着異樣的綠色。春帶來了希望，在萬物之中播下「生」的種子，在妻新方的心中，也播下了一顆。

第三天的午後，他們趕到了珍州。在文昌街的角上，找到了田占魁的茶館。是那麽簡陋的一個地方，三間房子

，門窗黝黑得像塗上了煤灰，桌子滿托着油膩，橫七豎八的放着。坐在那裡喝茶的人；盡是本街上的幾個流氓，整天在談論着販賣人口，盜劫古墓，私運老海等的勾當，那簡直是他們的議事所。每天總要有幾個人，圍着一張桌子，沖上一壺茶，抽着烟捲，脣眉弄眼的閒扯個大半天。

「老弟！哈哈，來啦，好好！高個子滿腔生着短髮年近五十的老江湖的田占魁，迎接住他們。

「三哥，俺也不怕您笑，這幾年沒見面，您兄弟弄打瓦啦！日子高低不能過，以後要托福您了！」姜新方噙了幾口水，才說完了幾句橫在肚皮裡足足有三天的話。

「五弟！那裡話，有您哥吃的飯，您也挨不了飢！不要說外話，咱慢慢設法。」田占魁的話，打着油滑的腔調，但却給他了不少的勇氣，他把東西安放在後面的小院裡，妻跟孩子們暫時住在占魁屋裡，他走出來跟占魁商議。

「試試看吧！珍州是個死城，你錯打算啦！」他把他的計劃告訴給田占魁以後，却不料會得到他這樣的回答。

——他媽的人情真是薄，幾年不見面，就有了大架子的，我弄窮囉，來找着你囉？十年頭裡，沒有當兵，窮光蛋的在我家白吃白穿，誰說個半個不字，現在我來找你，就拿大架子壓我，真是可恨……」他越想越生氣。最後決定搬出去，決不在田占魁家中常住。

(未完)



## 談談魯迅

方潤泉

魯迅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到現在還沒有有一個人出來給他一個最精詳的清算。蘇雪林女士雖在奔濤創刊號上揭穿了他所使用各項法術，但因為還沒有拿他的本相來毫厘不爽的作一個澈底的檢舉，所以有許多人或許還要誤會蘇女士是一種有私仇的漫罵，現在我願意毫無顧忌的用 X-ray 來把他整個人格和行為偵察一下，

魯迅一生的作爲是善於罵人，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他所罵的是誰呢？那就恐怕知之者無幾了，原來他所罵的對象完完全全就是他自己，在這裏！他的信徒……以及一般可憐的無知青年……也許要大驚失色吧！且慢慢讓我舉出事實來證明這話。

誰都知道內山書店老闆是一個某國浪人的首領，他所經營的內山書店也就是某國的一個特務機關。但魯迅一生除有了一個這樣的知己朋友之外，任他的心目中是誰都够不上是他的朋友，所以他生前的住址連他自己的弟弟都不知道，（有一個時候確是這樣）而獨這位內山先生知之。此外他病時非某國醫院不住，雇的也非 X 護士不可，而平時的住宅就在 X 浪人彙集之區的施高塔路，總之，他因

爲自己覺得一切的鬼祟行動已實在過不去了，因此又不得不把什麼人都罵作「漢奸」或「準漢奸」，唯有這樣纔能掩護他的行爲而還可以混充一個爲國家民族奮鬥的肝膽照人的民族戰士。

我們知道隨便那一個國家或那一個民族，有其優點，也必有其弱點，那末我們老大中華當然也不能例外，然而魯迅的一生除了竭力宣揚本國的弱點之外，於優點方面就從未道及隻字，還猶恐形容得不够引人注意，更往往掏出他個人所有的醜惡來描寫，來代表整個民族的醜惡，試問這樣的一個愛國文學家我們能在古今中外找到第二個嗎？

現在中國的青年，正因為缺乏正確的人生觀沒有修養實學的決心而適從無所的妄冀着種種變亂的到臨，故今日所謂青年導師的責任乃是在奠定青年的中心思想，使彼輩循正規去假練工作技能，創造偉大事業，使多數的人民能從正當的工作上解決生活，這才是真正的救國事業，假使徒然像瘋狗般的亂竄狂吠，或是作一些無病呻吟，不切實際，違反國情的文字散佈着，試問這於一般正在不滿現狀

者 編 記 後 輯 編

思慮未定而急欲一步登天的青年影響如何？

自魯迅死後，他的少數羽黨正在利用多數食不辨味的

青年將魯迅像大成至聖先師那樣的捧着，其實這徒心勞日

拙而已，深望他的羽黨實不必這樣便，因為那些有為的青

年他們是遲早會自己覺悟而掉頭棄之的，至於那些頭腦簡

單的呢？即使他們一輩子不悔悟，然而他們利用這些愚人

又有什麼效用呢？

※

※

※

中國的戲劇運動，雖然已有了一個很長時間的歷史，但是究竟是否上了軌道？我想這是一般人所關心的，白雲先生的「中國戲劇運動上了軌道嗎」一文，是很精確的回答了這個問題。

阮成障先生的「某城之一日」一文，寫那生活在敵人鐵蹄下的同胞的內心的痛苦，非常深刻，讀後使人非常的難過。特向讀者介紹。

「中山先生的人格和他的主張，我是萬分的崇拜，但也要大家有實際的專門學問，才能够實現這些主張。」對於我們現在的國家，應當作的什麼事，過的什麼日子，這幾天還吃壞了嗎？你不鍛煉，你將來怎麼過？我怕你還是要去找官做吧！做官還是要貪贓，才有錢揮霍咧，哼！這是「無名英雄」一文裏的兩段話，青年的朋友讀這篇文章後，應該怎樣的刻苦自勵向前奮鬥着。

本期出版後適值「兒童節」到臨，空堂先生的「悔」和張菱筠先生的「孩子的夢」二文，可說是紀念兒童節的文章。

張洛蒂先生的「除夕」一文，是描寫一個堅苦的農人的奮鬥生活，從這裏面，我們看到農村問題的嚴重，我們應該去從事農村建設，使像「除夕」中那樣可愛的農人，成為國家健強的生產者。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來稿關於發揚民族精神提倡中國固有道德之文藝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論著，譯述以及國內外民族英雄之傳記史實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長短不拘，以語體文為主，論著間亦採用文言，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譯稿須將原書及著作人名出版日期等，詳細註明。
- 四、投稿者，須開具真姓名地址以便通信。
- 五、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權，如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來稿經揭載後，未聲明不受稿費者每千字酌致酬金二元至五元
- 八、來稿請寄漢口咸安坊啓昌里三號或武昌琴之洞路二十三號收

### 價目表

每半月出版一冊逢二十六日出版每卷十二冊每年二卷	郵	國內及日本南洋一帶	國外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費
零售	一冊	一角三分	一角二分
預定半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內六角二元
預定全年	廿四冊	二元二角	內一元二角四元

### 奔濤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王亞明  
 編輯人 魏詔綦  
 出版者 武漢奔濤半月刊社  
 總經理者 上海雜誌公司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地址：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

###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面	半面
優等	封面封底內外面	四十元	二十元
上等	目錄版權前後	二十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十元	五元

廣告如用彩色價目另議

# 文藝四卷三期要目

論魯迅的雜感文：蘇雪林 民族文學的定義（續論）：胡紹軒 穆英劉壽剛：陳登 小說：打鐵手：征  
報 路：勤股一家：家駒 跋手井者：白璧 拋却了吧：張禮所 詩歌：迎春花：手順：遊湖歷湖：常  
山青：崑：羅娜 狂歌：張舒培 最近的德國戲劇運動：天憲 散文：甘棠湖畔：麗沙 沈丹曲：黃洪  
韻 童年：狂絕 冷清的兩茶亭：張心舟 （附錄：湖北軍會文藝座談會紀錄）

## 筆鋒

八·第一卷 第五期

### 要目

短評 三期

如何培養國力

王亞明

我國外交政策何在

吳子彬

非常時期中推行民教的唯一科際播習訓

鄭仰文

武昌首義叢談

謝楚珩

漫畫三幅

松濤

生日

雙石

黃昏

紫城

本會第一次文藝座談會

定價：每本五分

編輯者：湖北軍會

代印處：各大書局

## 江漢思潮

（月刊）

江漢思潮社出版

每冊一角  
每月一冊

五零五六期合刊號目錄

### 論著

民族自教與鄉村設施

潘哲能

中國人材教育之檢討

陳非驊

現代青年的修養問題

蕭惠

復興農村聲中青年應有的態度

伯岑

到農村去

周煥文

歷代政治形勢演移及今後趨勢

秦丁

### 文藝

叛逆的叔父

夏學周

一瞥

紫城

戰後

汪大勳